

春天

艾蕪創作



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

天 春

作 創 蕪 艾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興 復 友 良 海 上

No. 470

版初本排改月一十年〇四九一

必翻所版
究印有權

角五幣國價實冊每

大門外的原野，籠着薄霧，平平的，攤在天底下，潮濕而且帶着濕腫。遠處車房，草屋，竹林子的陰影，東一下，西一下，散綴着，迷迷濛濛地，彷彿沉在夢中。通過田野的溝渠，兩旁排有矮小樺木樹的，繞着院牆的南邊，一路微韻着，低吟着，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。東邊天空，接近地平線的地方，已經亮了，現出微紫與嫩黃；高一點，則呈鴨蛋殼的綠色；再上去，便全是半暗半藍的了，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，在鑿着迷淒的眼睛。

大門前面的空地，這是用木樅花籬，金胡豆田，油菜田隔開的，拴有一條褐色大騾子，趙長生，那個癩痢頭，終年包帕子的傢伙，便從後面鞭着它，逼它不息地跑圈。整個冬天以來，和初春的早上，農人就是這麼着，訓練騾子的腿勁。——好準備夏季時候用來車水灌田。因為到五六月，河水都乾了，大家須用牲畜的力量，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。

騾子渾身流着汗，一面跑，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。左右前後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。趙長生很有勁：揚着鞭子，時而跳在這邊，時而跳在那邊，尖下巴，小眼睛的臉子，陣陣地發着紅熱。

旁邊劉老九，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，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，替龐大的水牛，籠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。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，張大鼻孔，將籠上的蟻蛋，用指甲刮進烘籠裏去。接着烘籠裏便響起了別別爆炸的低音，燒焦發臭的氣味，也就一股股地放散出來。

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，輕徐地搖着尾巴，但一籠到發癢處，便立刻挾進後腿去。身上的皮子，也驕地打起顫來。眼睛却在長睫毛下，一開一合地。劉老九看見這樣子，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，就翹起兩片嘴唇，愛撫小

孩那麼地罵道：

「你倒安逸囉。」

一面拿拳頭的背面，揉一揉鼻子，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，就要這麼做的。

紫紅的太陽，橘子柑一般，從東面地平線上慢慢爬起。罩着平野的薄霧，便蘸着微光，轉成乳白色。一直淡下去，逐漸消散。圍有竹樹的各個院子，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，就由近而遠地，漸次分明起來。蒼白的星，隱沒了，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。

邵安娃挑完了吃水，躡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，並想晒晒太陽。一面摸出皮烟盒子，慢條斯理地裏煙捲臉。上老顯得木然呆笨，彷彿從沒歡喜，也不發氣似的。

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，抹有黃油樣的臉上，給初出的太陽一照，便發出紅光，邊扣衣鈕，邊大聲嚷道：「呵，好太陽！……今天要晒糧食，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。」

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，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，就在他那扣鈕子的胖手上，翻動着。藍布長棉袍，到是去年冬天新做的，但左邊吊擺上，却有了一大片油漬。

趙長生掠了一眼，不理他，只向牲口大聲威嚇，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，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。劉老九却停住了手，冷冷地回答，但眼睛還是望籠子，並不抬了起來。

「挑？挑燒房裏的人做啥？……今天耍淘堰哪。」

汪二爺有些惱怒，但要責備他一下，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，只好伸起手指，朝頭髮裏戳着——紅結子，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，便隨手偏在一邊了，——然後這麼說道：

「淘堰……這樣早就去麼？」

聲音雖是嚴厲得很，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們。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，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。

「你去！你去！」

邵安娃不容允，也不反對，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烟捲摘下，慢慢放進皮烟盒子，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，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，還不大熟悉樣。一壁緩緩站了起來。

「快一點，快一點！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樣！」

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，總是搞慣了的，一下就溜出口來，但這一次，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。

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，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，看他那不體面的鬍鬚頭，是不是又乘其不備，出來丟醜了。（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造成的習慣。）一面對汪二爺那邊討好地喊道：

「等一下，我就來挑！」

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騾子，大聲地叱罵：

「狗頭，狡猾的賊，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。」

騾子聽見鞭子響，把雙耳往後一倒，就趕緊朝前竄去了。

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：

「媽的，我才替你挑，燒房那些東西，在做啥？」

太陽已由紫紅變成耀眼的金黃了。木樅花離側那幾株馬桑在沒，葉的枝上還纏，有蛾蠅豆的枯籐的，就像

水墨畫一樣，在微微潤濕的地上，繪着瘦長的陰影。越過籬柵那邊的一片田野，綠海似的龍鬚菜，麥苗，和胡豆，（一）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苔和油菜，都帶着朝露的光點，和淡淡的光霧，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。院子上頭的空，天繞飛起了一羣鴿子，響着哨子的聲音。

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，斜起眼睛一看，汪二爺邵安娃已走進去了，就嘲弄趙長生道：

「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……它狡猾，哪及得着你！」

趙長生刷了驢子一鞭，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，向劉老九笑着罵道：

「你比它（指牛）還蠢，我說的……要是你不蠢，你就不會在這裏替它篋蟲子了。」

劉老九剛彎下身子，便又馬上伸起腰桿，翻過頭來，將下巴朝前一遞，就拿拳頭的背面，擦一擦眼睛，譏笑道：

「噢，我到要看看，你發迹了麼……吓，還不是在這裏經罔驢（二）子！」

趙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，笑扯扯地說道：

「老弟，我可是用的這個哪。」

顯顯威風似的，順手又給驢子一鞭，驢子加快跑了起來，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。

靜靜站着的水牛，突然迅速地搖尾巴，耳朵一擡一擡地，嗯呢爾呢爾叫了起來，現出不安的樣子。

「你這東西！」

劉老九給它一巴掌，一面抬起頭看：那邊菜田埂上，張家小麻皮（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，對於汪家院

一 胡豆即蠶豆，江西苔即紫雲英，油菜即芸苔，以上均依土名稱呼。

二 經罔，伺候之意。

子裏面那株皂角樹上的鴉鵲窩落，看了一會，才能過癮；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，偷雀鳥的蛋的。）正牽一條牯牛（一）走着，那牯牛也在嗯哞哞哞地回答過來，便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……你這偷漢子的傢伙！」

「怎麼不偷跟你這蠢東西，有啥味？」

趙長生哂笑起來，一邊把鞭子挾在脅下，一邊取出煙盒子來裏煙。

「滾你的！」

劉老九罵了一句，隨即向晴明的田野望了一下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不早了，去收拾冤兜（二）吧！」

說着，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，提着烘籠（二）走了進去，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。水牛看見食料，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，連忙張開嘴，平豎起尾巴，搶上前去。

劉老九翹起兩片厚嘴唇，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樣的罵着：

「還是要吃喃，我看你就……」

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，扯扯絆絆地，穿進袖子去。擱在頭上的藍布帽子這時鬆散了，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。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煙袋來，裝上煙，一壁嘲弄道：

一 牯牛即公牛。

二 冤兜，形類畚箕，竹蔑編的，中繫硬竹圈，可以挑。有耳絆，可以提。

三 烘籠，硬竹篾編的，中盛瓦鉢，可以裝柴火。農民冬季，即以之禦寒。

「告訴你，不是要你的草，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。」
「滾，不要儘放屁了。」

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灑好，見趙長生在叭烟，自己本不想吸的，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。

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，都鑽出來了，在暖和和的陽光裏面，順着麻臉似的牆邊，嗡嗡地叫，亂飛着。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，吱吱啾啾地一會兒嘈嘈嘈落下空地，一會兒又嘈嘈嘈牆上頭飛，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。

挨近菜園那邊的空田裏，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。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（他倆都圍着白布圍腰，穿着黑布鞋子）一家一担玉麥包子子，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，就倒在晒墊上面。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雞，穿着黑布鞋子，看見人來了，便連忙跑，開站在遠處，偏着頸子，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。等到人都担着空籬筐進去了，就又呢呢地叫着，跑了回來，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，有的哽噎着了，便伸長頸子，一邊發着嘶聲。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雞公，却並不啄食，只是跟在雞母的後邊，拖下一邊的趨子，像流氓似的胡調着。鷄母惹生氣了，總是回過頭來，啄它一嘴，再行吃它們的食物。

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，已經挑出四次了，邵安娃才三回，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老是慢意慢意的。可也怪不得他，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：腰身長，足幹短，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，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。但他不躲懶，事情也做得多。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籬筐，他却挑得滿滿的。

趙長生看見他走過，摘下煙袋，吐一口痰，笑他道：

「啓，這樣賣氣力做啥？」

他就把多肉的有點蠢氣的黑臉，從扁担上車過來，舌頭弩在嘴唇上，傻笑道：

「挑少了，只壓癢肩膀。」

「傻瓜！」

趙長生輕篋地罵了一聲，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，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，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，便趕忙把煙捲捏熄，挾在耳朵上面，烟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，一壁朝大門走去。

劉老九拿着鋤頭，扁担，跳板，以及冤兜一類的東西，正走了出來，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，跳跳躍躍的，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，並不取下，只用舌頭一攪，移在左邊嘴角，就向趙長生喊道：

「走走，你喊聲邵安娃！」

一面便將扁担，鋤頭，冤兜丟在地上。趙長生却不去拿，只回轉身子，向角門那邊望去。汪二爺一壁同那着白團腰的烤酒匠人談話（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）一壁朝他和劉老九打量過來，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，提高嗓子，猶豫地說道：

「唔，我還打算去幫他們挑一挑哪。」

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：

「你看一看太陽……堰長家的人，都不先去麼……我們還該去放乾堰水哪。」

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還早，還早，去挑糧食吧……公衆的事，那忙啥子？」

雖是這麼說着，自己却並不去做，只將忽然落下地的煙捲，檢了起來，重新挾在耳朵背後。在汪二爺看來，趙長生的話，是剛剛合着了心意，但這麼當面說穿了，却是不行的。因為無論哪一個都要顧

到面子，何況一向愛做公益事的汪二爺呢，便將惱怒劉老九的心情，直對趙長生發瀉了。

「公衆的事不忙，還忙啥人的？這真是……邵安娃放着，你同他們去！」

趙長生本是討好的，但結果却挨了罵，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，一面粗暴地鬆鬆布腰帶，另行拴過，將衣衫的吊擺，胡亂地紮在腰上。煙袋掉落下地，也沒看見了。

汪二爺雖是那麼說，但眼睛還是朝劉老九輪了兩輪，馬起臉說道：

「一天到晚，就啣着那扁根屎袋桿子，吃嗎，要有時候嚇，」……

劉老九這時才把煙袋桿子一摘，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，憤憤地說道：

「你問問他……我一大清早起來，還沒吃一袋呀。」

一面將拿着的煙袋，朝趙長生指了一下，隨即揆在嘴上，做出不怕什麼的樣子。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份東西，拿着便走他的。

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担，冤兜，鋤頭和一條跳板，分拿着，尾上前去。兩條狗，原是跑到木樁花籬下，尖起鼻子，東嗅西嗅的，回頭來，一見他們走了，便跳着，追趕着，跟着跑去。

二

野草鋪着的村路，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，正給棲木樹的枝影，和晨光一道兒，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。在溝邊，滾動着草葉苔衣的流水，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。三人個向西邊走着，頭上，背上，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。

劉老九昂着頭，跨着大步，嘴角上翻起烟管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天空吐出青色的烟圈，彷彿晴朗的天野，都是爲了他，才展開似的。

趙長生一路罵着春圓子（汪二爺的綽號）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，他都一一使用到了。起初一陣，到全是爲了出氣，隔一會，便成了興趣：娛樂旁人和自己了。

邵安娃落在後頭，對於那兩隻忽然跑起來，忽然停止着的狗，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。他就是這麼愛全狗玩，一全狗在一塊兒，便活潑了，不像對人那麼拘束，那麼呆板。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親熱，聽話。不像人似的，忽而這樣，忽而又那樣了，一天以內，就有幾種臉色。往常吃完飯的時候，他總愛把碗里剩下的飯粒，捏成小糰子，對黃色的來賓，照眼睛晃一晃，喊道：

「傻東西，打個滾！」

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叫道：

「小乖乖，你也來一個！」

然後把飯糰子，丟給它們，作爲犒賞。狗呢，一見了他，便十分高興，不住地搖尾巴，尤其是招財，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，在他足桿上擦溜，現出極嫵媚的神氣。出門的時候，喜歡隨着他，做他的伴侶。

趙長生見劉老九半天都沒有添言搭趣，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。

「你看，春圓子會是我的對手麼？只消照屁股一足，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。」

在往天，劉老九對這樣的話，許是要笑起來，現在却只拉下嘴角，鄙夷道：

「顛鈴子，我聽見你說過一百回了……叫喊的麻雀，沒四兩肉的，真是！」

「不要量識人，你敢打賭麼？你敢？」

趙長生漲紅了臉，趕前走了幾步。

「打賭？」劉老九並沒有回過頭來，只是取下煙袋，朝靜靜流着的水上，吐一口痰，輕蔑地說道：「你做得出來，我手板心里煎魚給你吃！」接着仍舊把煙袋啣在嘴上，叭了起來。

趙長生更加生氣了。剛好這時那隻又胖又笨的黃毛子來竇，溜到他足邊，他就趁勢，猛踢一下，痛得來竇格朗朗地嘍叫。

劉老九把挑在肩頭上的東西一移，偏回頭來，冷冷地嘲道：

「嚇，沒吃油大麼（一）它不是春圓子哪。」

「媽的，你不要看不起人！只要招糲子（二）我就去。那時候，你看，多少人都要吃砲都兒子的。」

趙長生堵起嘴巴，重重地踏着足步。

劉老九覺得已經氣着他了，就高興地挺一挺眉毛，兜他玩笑道：

「總不會有我把？」

「不會到那時候，你就看見了，第一個遭打的該是哪個？」

「那好極了，」劉老九邊走邊吐了一口烟圈，仰起頭，笑開了。走了一陣，才又說道：「等你摸槍的時候，我還會在這里嗎？那你去找鬼！」

一 沒吃油大，係指眼睛花的意思。因一般鄉下人說是要眼睛明亮須吃油葷。

二 糲子，指兵。

趙長生是容易生氣也容易化氣的，聽見這話，到反而高興起來。
「你也有這個意思嗎？我到以為你要老鴉等死狗呢……對，我們大家都去，連邵安娃！這碗飯有啥吃頭？他娘的！」

回頭又向邵安娃道：

「邵安娃你也去，我勸你。」

等到說出這一句話，才看見邵安娃是離得老遠的，便又加大了聲音，喊了出去。

邵安娃却還是沒有聽見，正一面走，一面向跛着一隻足的來寶，咕咕嚕嚕地抱怨：

「你不聽話，你亂跑，媽的看嘛，腸子踢出來了，我才不愛管的……停一停，你儘跑，媽的，讓我看，到底踢着

哪里蠢東西，你該學學招財……招財，你乖的！」

「蠢東西，你娘的，你在唸啥胡蠶子經？我說，你肯吃糞嗎？那是三塊錢一個月的差事哪。」

等到趙長生這麼罵了之後，邵安娃才遲遲疑疑地問道：

「吃糞那不是要……要打仗麼？」

接着搖一搖頭。

「你簡直是一條驢子！一條生就的驢子！」

趙長生邊罵邊吐了一口痰。

邵安娃料不到會來這麼兜頭一罵，身子顫了一下，挑的冤兜，竟然滑落一隻，便紅着臉去檢他的，沒有答話，只心里惱怒地想着。

「你這人真不好，無憑白故，踢狗還沒頭沒腦罵人。」然而，這只是藏在心里吧了，臉上並不怎樣表露出來。他對於別人的罵，一向就是用沉默和隱忍來做回答的。

劉老九將快要燒完的的斗子留戀地叭着，直到發出滋滋的聲音之後，才取出嘴來，向肩頭的扁擔，扣去煙灰，插在腰帶上。聽見趙長生那麼放肆，亂罵人，就放緩了足步，回過頭來罵道：

「不要太高興了，拿鏡子照照你自家吧，兵要像個兵哪。」

趙長生立刻冒火了，臉青着，忿忿地說道：

「媽的，棒老二（一）不是人做的？」

劉老九只張大了眼睛，回頭來看他一眼，便加快足步走他的。

趙長生立刻覺出這話不宜這麼亂說，便掉頭望望周圍：近處大路邊上，陳家磨店里，那個叫做息一會兒再來的老板娘，正在屋後的簷下，忙忙地架着一竿要晒的衣裳。遠處院牆側，田埂上，則活動着黃牛、水牛和人的影子。

春天的村野，已經全然醒來了。

但這裏話一停止，却是靜靜悄悄的，只有路邊小溝的流水，在潺潺着。

再走一會兒，小溝便連接着一條橫起的大溝。那是較小溝地位處得高些，且容納着多量的水。原來除一條發源於烏木沱的正流而外，還另加一條來自遠處申家堰的（這是申家堰的支流，正流的水多了，才放到這裏

一 棒老二即土匪。

來的。)大溝和小溝的相通處，是一條石板砌成的窄狹陰洞，而洞上面便是橫臥着鄉村的大路，聯繫着遠近幾個鎮市的交通。現在沿着這條車轍很深的大路上，已有人挑着米和雜糧去趕街去了。全時，溪溝灣處，樹叢遮蔽的那邊，且慢慢響來了運貨手車子的吱吱吱嘎的聲音。

陳家磨店子，賣茶賣酒和一些零星雜物，也正挨近在這里。老板已經五十了，頭頂盤着小辮子，終天嘴角上，吊着短烟袋，悠悠地坐在櫃台里面，無論你買什麼，只用鼻子「嗯」你一聲，總不大講話的。老板娘比起來，却年青，只三十來歲，粗皮大臉，翹嘴巴，是個愛說愛笑的傢伙。但很能做事情，店里一切全由她招呼。兩隻纏過却又放了的足，勾鐮刀似的，常常不住地楞進楞出。遠近來來往往的人都知道她，一提起，便笑起來了，「嚇，那個息，一會再來麼。」現在老板娘晒好衣衫，看見劉老九他們，都拿着冤兜跳板一類的東西走來，知道這一年淘堰開始，她店里的生意，又有好幾天熱鬧了，因為淘堰照例都是從她的店門口起，一直淘到烏木沱去的，她一面把帶有菩提子(一)氣味的濕手，朝藍布圍腰上搽着，一面將足朝前拐了幾拐，笑嘻嘻地打招呼。

劉老九一面走進店子去，把跳板冤兜之類，放在茶桌子側邊，一面仍舊拿起了鋤頭，這麼說道：

「費老板娘的心，東西請照顧一下。」

老板娘也跟着走進店里，把夜來放在桌上的一條板凳，順手取了下來，一面回頭望望屋角泥爐上的那隻瓦壺——水汽到還沒有冒出，但藍色的煤烟，却正從壺底下鑽了起來，說道：

「忙啥子？吃杯茶嘛。水就要開了。」

「老板娘，不要客氣了，息一會兒，再來。」

一 菩提子，鄉下人用其外殼洗衣，效果等於肥皂。

趙長生剛走進來，一面放下肩上的東西，一面眨着刁滑的眼睛，就這麼搭嘴。

「挨刀的，大清早晨，看我咒你！」

老板娘將屁股一歪，便轉身過去，抓着一張稀髒的帕子，直對着板凳桌子，一陣用力地擦着。

「你才是，人家老實話囉。」

趙長生將鋤頭往肩上一放。眼睛飛一下櫃台里面，便一邊笑着，一面尾着劉老九走了。

最後邵安娃來放冤兜的時候，老板娘看見他並不招呼，只是帶儂地一笑，便將她那已經翹起的嘴唇，更加翹高起來，打頑地罵道：

「放開些，你這齋家子。一年到頭，酒也不吃，茶也不吃的東西。嗟，孽子，你聽着沒有？我說的，出錢才准放……我問你，你的工錢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你那老虎婆娘，全給你搜個一乾二淨？」

邵安娃憂鬱地點一點頭，臉上還帶着幾分羞媿的神色。

「沒出息的東西……我不可憐你。」

老板娘將拿帕子的手舉了一下，就又埋頭去擦桌子去了。

邵安娃拿着鋤頭出門一望，看見招財和來寶，已跑到沿申家堰溝那邊的路上去了，正對着一條挾尾巴的灰狗，前前後後地嗅着。便撮起嘴唇喚了一聲。但那邊沒有答允，也不轉來，便邊走邊罵道：

「這兩個不聽話的東西！」

向烏木沱那面的溪溝走去，兩岸夾植着高大的榿木、楊柳、麻柳，以及枝條茂密的柝格蚤櫚，挨近水的地方，還長着青色的蘆蒲和打破碗花。水很深，顏色也清亮，表面只是悠悠地動着。底面却現出樹枝的倒影，更下去，就反映着明靜的天空。泥沙、苔衣、水藻之類，倒反而看不見了。

大溝左近一帶，以及伸到烏木沱那邊的，全是一望青青的易老喜的田野。那是灌申家堰的水，和野豬堰這一帶人家只是在保甲區域的劃分上，全屬一個團局吧了，別的是聯不起什麼關係。但野豬堰大溝兩岸的土地和樹木，却又是易老喜的。他這時就提着檢狗糞的窰兜，在田埂上走，一面尋覓沿路的狗屎，一面用眼睛在溜這面走着的三個人。他老是這麼樣的，遠遠的就打量你，盤算一通。等你要走，轉身邊了，他却順下眼睛去，彷彿不會看見一樣。就是全他對面談話時，他也不多看你的。只在緊要的關頭，始望你一下，但這一瞥的眼光，是含着多種多樣的意思：比如明明先前聽見他答允了，現在才覺出那是有點靠不住的。其實，他答允過的話，到並不翻悔，只不過他那眼睛，老是使人感到疑慮、驚惶，或者迷眩罷了。

「媽的，你在打量啥？老子又不偷你的姐兒妹子！」

趙長生看見易老喜在遠遠地一路偷望他們，便這麼低聲地罵着。

劉老九掉過頭來看他一眼，罵道：

「你罵哪個？……闖着鬼了，一大清早，就聽見你在咕咕噲噲的。」

「全你沒相干，我罵他！」

趙長生用嘴巴朝易老喜那面一遞。

「你簡直沒球事了……去洗二煤炭嘛。」

劉老九見他這麼無事生非，罵了一聲，便仍舊朝前走他的。

趙長生却將肩上的鋤頭一移，滿有道理似的回答道：

「我討厭他，一看見就生氣……那對耗子眼睛呵！」

大溝的右邊，是一些漸漸低下去的沙地，夏秋時候滿鋪着黃豆苗和花生藤子的，現在却空了起來，殘留着剛剛扯後的白蘿蔔和紅蘿蔔的敗葉。沙地盡頭，却是一條通過平野的大河，除了七八月間，遠處山洪暴發，平河兩岸，全是滔滔奔流泛濫而外，平常日子，就全是乾的，河底裸出陽光照白的泥土和石頭。有些地方，且縱橫着芭茅叢生的小溝，和林木茂密的小堤，竟將沿河的景色，弄得十分荒野，若在黃昏和夜里，還會使過路人害怕哩。

在大溝逼近河身的地方，有條一兩丈長的缺口，一年到頭，都用竹編的籠兜裝起石頭，面上泥塊來堵塞着的，只在春天淘堰的時候，才把它挖開，讓水全行瀉了出去，直到溝底淤澱的泥沙雜物，全部疏浚之後，始重行換上新的籠兜。

劉老九走到這裏，把鋤頭順在身邊，一面摸出烟盒子來，裹着烟捲，一面用眼搜尋籠兜破爛漏水的地方，因為從那里下手，是要比較容易些。

趙長生却没有拿烟來裹，也不注意他目前就要開始的工作，只朝附近沙地一間草房望去，那是後面擁着竹林，前面鋪有青色菜地的。他每次來到這裏看水（看籠兜塞着的缺口，如有走水，便要挖泥巴去敷緊）都要尋找機會，全那屋里的女主人說幾句笑話。女人的綽號叫做「鋸子」。雖沒有息一會兒再來，那麼有名，但這四鄉的人，却大都知道。她嫁過三兩個鋸木匠，都是嫁一個，死一個，所以人家說她就像鋸子一樣，將每個丈夫如同

① 籠兜，粗竹篾編的，中裝大石塊用來作堤。

鋸木頭那麼鋸了的。因此便承襲了鋸子的聲名。現在他就正蹲在菜地里，替快要抽苔的蒜苗，拔着雜草。四歲大的一個女孩，臉像滾屎鴨蛋，流着兩條清鼻涕的，則在門前灰堆旁邊，弄着瓦片和石頭。

劉老九擲着煙袋，將褲腳紮起，爬下堤埂，跳到籠兜上去，就是一鋤，隨即鬆了手，朝手掌心吐點唾沫，然後再動手挖。挖了好幾下，已將面上的泥巴挖去，露出了籠兜和石頭，却還不見趙長生下來幫忙，便喊道：

「死人，你在幹啥？」

「忙個啥？」趙長生懶懶地這麼回答着，同時向那慢慢走來的邵安娃喝道：「走快一點，膠粘着跨哪。」隨即把頭上的布帕子摸了一下，就走向蒜苗地那邊去，躡手躡足地，站立在那女人的背後一會兒，才忽然大聲，喊道：

「喂，客來了，都不招呼一聲麼？」

「呵，龜兒子，你把我嚇得一大跳，」女人把帶笑的胖臉蛋，掉轉過來，眯起小眼，看了一下，接着正起臉孔問道：「今天要做啥？」

「做啥，淘堰哪！」趙長生眉毛挺了兩挺，現着很神氣的樣子，一面也就蹲了下去，順手摸摸那些肥大的蒜苗，毫不勉強地說道：「呵，盡都懷胎了嘛。」

鋸子有點臉紅，做出生氣的樣子。問道：

「你在嚼啥子蛆？」

「呵！你真多心！我在說它們肚子大了，快要冒蒜苔了哪。」

趙長生笑着，一面兒戲地，把蒜苗的一匹青葉子，從頭到葉尖，用兩根指頭理了起來。

「滾開，滾開，去做你正經事吧，不要在這里德兒當的。」

女人將手一揚，就埋着頭，只是忙忙地扯草。

「我來有正經事的哪。」趙長生立刻一本正經地說，「那邊籠兜弄不開，你肯不肯？我要問你借件傢司！」

「不行，你要借我的斧頭麼，那會砍着石頭的。」

「哪個要你的斧頭？我要借那個……。」

「啥子東西？你嘴里御着狗屎啦！」

「我想把那滾兜鋸一鋸，就爭一把鋸子。」

「你在胡說八道，你看見誰拿過鋸子鋸籠兜。」

「嘛，你簡直好記性，我就用過哪。」

「呸，你這要死的！」鋸子一下子明白了，立刻滿臉靠紅，抓着泥塊朝趙長生打去。

趙民生嚇嚇地歡笑起來，偏動着頭，躲避着。

「嗨，狗東西，你才安逸喃？」

劉老九從淺草的堤邊，露出包藍布帕子的頭，大聲抱怨。

趙長生立起身來，得意而高興地回答道：

「就來，就來，借着鋸子就來！」

「扯，一天就是抱雞婆打擺子，又撲又顫的。」

劉老九這麼罵了一句，就把頭縮下溝坎。

趙長生走了回來，看見是老喜在溝那邊立着，正將伸向田間的一條插蠟樹枝子弄斷，一面又在偷偷地打量他，他就照平常的例子，做出笑臉招呼道：

「請早，易大爺！」

以前易大爺對這樣的招呼，定規也要來個「請早」的。此刻，却只是沉着臉，現着很忙的樣子，鼻里哼了兩聲，算作回答，就立即提着狗糞窰兜走了。

趙長生見他隱蔽在棲木樹和芑茅的那邊了，才對着溝里吐了大口痰，罵道：

「狗坐窰兜，不受人抬的傢伙！」

靜悠悠的水面，便立刻點動了一大圈的波紋。

劉老九息着手，把鋤把子順在懷里，仰起頭說道：

「這是你自討沒趣！我麼，要理他，就不要背後罵，要背後罵，就不要理他！」

接着，朝兩隻手板心里，吐一點口水，互相搓一搓之後，就又捏着鋤把子挖起來。

趙長生朝腰上摸摸，突然失聲叫道：

「呵呀，我的煙袋呢？」

急得在草地上轉來轉去地找尋。隨即向溝坎下邊的邵安娃問道：

「你看見我的烟袋沒有？一定掉在路上的。……聾子，你耳朵搨蚊子去了！」

邵安娃滿頭是汗，正吃力地挖，趙長生問的這個時候，剛好一鋤就挖通了，水立刻朝大河荷荷地奔去，石頭，泥塊，也發出了崩裂和滾走的聲音。沙灘兩邊密密長着的馬首蓆，和淺淺立着的眉毛草，便給水淹着了，還有露

在外面的，也浸滿了雪白的泡沫，遠些低窪地方的枯草，去年留下尚未給人割去的，爲水衝動，一起一伏，好像風在吹拂一般。招財和來寶，原是在乾河底追逐那些撲地飛走的野麻雀，給水和渣草，突地衝到足下，便趕緊跑上岸來。來寶害怕得挾緊了尾巴，返轉身去，汪汪地吠着。招財却向溝里的邵安娃，驚異地打量，似乎想從他臉上看出一點究竟來。

劉老九爬上溝坎，拭着足桿上的水珠子，一邊向邵安娃喊道：

「不要挖了！不要挖了！」

又立刻罵起長生道：

「媽的，掉了就算了，還要找個啥……快去借蝦芭來，我們接魚哪！」

「算了！人家是玉石嘴子哪！」

趁長生重新看看地面上，拿足腳踏周圍的青草。

「等一會再找，說不定是掉在屋里的。」劉老九就拿水濕的手來推。「快去向鋸子借借……喲，你看那不

是一條大魚麼？」

大溝的水面，因爲朝下奔馳的牽引，便大大激動了，平日安居水底的魚蝦些，都驚得直朝水面上竄了起來，迅速地劃出許多細小的波紋。劉老九又高興又惋惜地說道：

「不接着，那可多可惜呀！」

「媽的，昨晚，上夢見檢銀子，拿在手里才是狗屎，我就曉得今天一定要蝕財，媽的，果然打失了煙袋。」

● 蝦芭，細竹篾編的，各處虛着縫隙，水可通過，魚却被裝着。

趙長生無聲地拍拍兩手，但眼睛一看大溝的水面，也馬上動心起來，就咕噥地抱怨自己，一面直向鏟子那邊走去。但鏟子已經自家走來，一隻手拿著木樁索子，一隻手提著大蝦筴。因為必須獨立過活的日子，已把她練尖滑了，她懂得這堰水一放，溝里面定有油水可撈的。

這一回，趙長生却爭先下水去了。他叫邵安娃把蝦筴安在缺口上，自己就在蝦筴兩邊打上木樁，拴緊索子。這樣，蝦筴才不會給水沖走。

劉老九見趙長生那樣熱心，便坐在溝坎上息氣，靜靜地叭著煙，他兩隻棕黑的腿桿，長伸伸地擺在草堤上，就像橫放著的兩條小鐵柱一般。

鏟子看了一下，心里暗自納罕道：

「好結實的傢伙呀！」

這時她的女孩却突然在茶地那邊哭起來了，原來這小人也耍看熱鬧，剛走在半路，就給招財和來寶，歡迎過去，且拿鼻子朝她身上亂嗅，便把她嚇得一屁股倒坐下去。

鏟子回頭，一眼看見了，便「呵呀」地叫了一聲，接着罵道：

「這是哪來的野狗哪！」

一面拿石頭拋打，一面急忽忽趕了過去。

劉老九便取下烟袋，大聲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……不會咬人的！」

隨即掀起嘴脣來喚狗。

鋸子扶起小孩，一面抬着頭，半噙半笑地回答道：

「你這說風涼話的傢伙……把人都要嚇死了，還說不要緊！」

劉老九從來不會同她說過笑的，便不禁臉紅起來，低聲罵道：

「這野婆娘！」

跟着就把煙袋揀上嘴巴。這時，趙長生已經爬上溝坎來了，便向劉老九開玩笑，故意大聲問道：

「你叫她啥？……哈哈，叫得對！叫得對！」

鋸子抱着小孩，提着木桶走來，對趙長生罵道：

「啥子叫得對？……你吃笑婆子的尿了！」

「你還不曉得嗎？她叫你野婆娘呀！」

趙長生見劉老九在向他皺眼睛，便一面笑着回答鋸子，一面逃避似的跑開幾步。

劉老九紅着臉，捏着拳頭，嚇趙長生道：

「你再胡揆些……看我不捶你這狗頭！」

鋸子就對劉老九看了一下，假裝生氣那麼說道：

「我看你也是個不老實的傢伙！」

一面就脫去鞋子，下水去拿蝦籠里面塞着的渣草，她原是丫頭出身的，自小就大着一雙足板，沒人替她包

纏過。

趙長生怕劉老九真的生氣了，就向天空看看說道：

「不早了！我們轉去罷！」

隨即做模做樣地朝溝里吩咐道：

「你可要好好守着，不要亂跑！等會轉來，我們同你四股平分！」

「瞎說！四股平分！」鋸子伸起腰來，手里抓的一把渣草敗葉，水淋淋的，並不丟去，「我一個人要花大半天的工夫哪！」

「那麼我們同你平半分吧？」

「就是平半分，我也划不過！你們做些啥？不過安一安蝦芭！」

鋸子把手里的渣草丟開，又彎下腰去摸。

趙長生不滿意地笑道：

「那活見鬼了，照這樣說，我們三裏，簡直一根魚都不該得了！」

鋸子又抓起一把草葉，隨手丟去，望一下趙長生，又望一下劉老九，笑着說道：

「那又不是這樣說……我煎好，你們可以來吃一頓哪！只要你們帶鹽清油來，我是可以請客的。」

鋸子一面說着，就一面爬上籠兜。

趙長生看一下鋸子，又看一下劉老九，便笑着說道：

「你看，魚沒有要着，到反要出脫一罐油了！媽的，同你這人真是打不得私交！」

隨即帶着同意的神情，向劉老九說道：

「也好，難道我們還分回去，送給春圓子麼？」

劉老九扣去了煙斗子上的煙灰，爬起身來，一面拿鋤頭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我說在先，油是你答允的。我只能帶張嘴巴來吃哪！」

跟着就把鋤放在肩上，只顧走他的。

鋤子已從籠兜爬上溝坎來了，就高興地接口道：

「對的，油是包在他身上了！你們兩位空身子來就是！」

一面又挪揄趙長生道：

「聽清楚！沒帶罐油來，你有本事進門，就賭你能！」

趙長生一面拿鋤頭準備動身，一面做出似笑非笑的樣子，小聲說道：

「帶油？我還會給你帶件衣料子來呢！」

隨即大聲笑道：

「只可措你不配呀！」

連忙跑開了。

「呸，不要臉的東西！」

鋤子罵了一句，便回去拿裝魚的木桶。

邵安娃累得滿頭是汗，坐在旁邊把煙葉慢慢裹着息氣，裹了好一陣，剛裹成一枝，却又見他們走了，便只得仍舊放進煙盒去。慢慢立起身來，一面肩着鋤走，一面掉頭四望，找尋他的狗。但狗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

四

他們走回陳家磨店子時，太陽已經很高了，但來淘氣的，只到了汪四麻子。他是汪二爺的家門，屬於遠房姪輩之列的，雖沒什麼錢，但因人會奉承，說話又極乖巧，汪二爺便很看得起他，給他八九畝田耕種，不要他的押租，每年秋收只出租穀。因此，他一同人家談起汪二爺，總把聲調弄得甜蜜蜜的，「那，我們二爺……」彷彿他就是汪二爺的親姪子一樣。其實汪實清，那個在省城讀書的小夥子，倒及不着他，對他的二爺，反而現得有些疏遠。而且他每回和人高談闊論，差不多十有九句，全是從汪二爺那裏聽來的。在他以爲汪二爺便是道理本身。他老人家哪會錯呢？這時正同老板娘談天，講一個出色的笑話。樣子怪眉飛色舞的。

「那真是棺材伸手，死也要錢的傢伙！」

「吓，清早八晨的，就拾錢……不忌，不忌，百無禁忌！」

老板娘，本是正聽得很有味的，突然聽到他說「死」，趕緊罵他一句，又連忙做出禳解的神情，這是她家里人失口說出不吉利話時，她便要這樣做的。

「那有啥要緊？」汪回麻子右手往外一揮，剛要繼續說下去，因見劉老九他們走來了，便又提起剛才說過的。「你們看，這樣的狗夾夾都有，爲了不肯添船錢，就情願自家走過江去，船伕子看見他要淹過頂了，心裏不忍，便叫道：『算了，不要你添多，就添一個銅板吧！』」那知他還是不肯，情願丟掉老命，也不肯捨分文的。」

● 家門卽本家。

● 早飯以前說了不吉利話，稱爲拾錢。

趙長生一向愛同他說笑，便一面放下肩上的鋤頭，一面用手揮他道：

「你又在衝穀子了！沒事做去轉一轉吧！」

「嚇嚇，衝穀子？」汪四麻子聲音立刻變成甜蜜蜜的，「我告訴你，這是我二爸前幾天親口講的！他還說，這傢伙去見閻王的時候，閻王爺就發他一頓脾氣，罵他這樣要錢不要命，只合又去下油鍋。那知他才一點也不怕。還向閻王說道：『稟大王，燒乾鍋炸我好了。……你猜，爲的啥？』連閻王也奇怪起來，……他說，我想請你把買油的錢折給我哪？……哈哈，你們看，狗到這步田地！」

衆人笑起來了。汪四麻子就更加得意，伸起頸項，逼緊趙長生說道：

「你敢說這是衝穀子的嗎？」

趙長生素來嘴巴子是不讓他的，惟獨一同他談到汪二爺，可就不開腔了，這次也一樣，不同的，只是紅了臉。汪四麻子深懂他這種毛病，就故意在人前，說些話來虎住他。隨即望望溝那邊的田野，看見易老喜在遠處溝邊走着。就向大家遞一下嘴巴，說道：

「我二爸還說過，那位狗夾夾，說不定也會向閻王要油錢哩！」

衆人又笑起來。邵安娃帶着兩條狗，剛剛走到，他也和大家莫明其妙地笑着。汪四麻子慣愛兜這老實人的，就作古正經地問他道：

「你在笑啥？」

邵安娃紅着臉，囁囁起來：

● 衝穀子說謊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那……」

汪四麻子正高興得還要說一兩句的，却給老板娘拍一下手打斷道：

「我猜對了！前一向，好幾天早上，汪二爺都打這里過，不去別處，一去就到那邊，（拿嘴巴向易老喜那邊田野遞一下。）轉來的時候，總是馬起臉，見人待理不理的，我猜那其中定有原故。現在聽你說來，十拿九隱——」

只要關於汪二爺的新聞，汪四麻子一聽見，就要挖根挖底問個究竟的。因此，便連忙掉轉身子來，對着她詫異地問道：

「啥子十拿九隱？這才怪了！他老人家的事情，哪樣不對我說？」

「那還不是銀子錢的事情！哪一樣瞞得過我們生意人的眼睛？」老板娘現出比一切人都要精靈的臉色，一面拿手搔一下手腕。

「我肯信，我二爸會向他狗夾夾借錢！」

汪四麻子越發莫明其妙了，可是說話的語氣，却更加來得有定見似的。

「那你越發不懂了，要我們生意人才明白！」老板娘，剛說到這里，聽見屋里老頭子在叫他吃飯，便回頭道：「就來就來！」然後又向汪四麻子：「你懂嗎？啥子貨一消得，就要趕緊大批買進來。你想你二爸，街上又是洋廣貨舖子，鄉下又是燒房，銀錢哪又會不拉動拉動一二？」

「這又不對了！」汪四麻子駁她一句之後，就向趙長生他們說道：「你們看，要是拉賬，我二爸人大面大的，何消他天天早上去勞神？我敢說，只消一會子工夫就講成了。」

「你好聰明囉！汪四哥！」老板娘已經朝里面走幾步了，又掉身轉來，「狗夾夾哪還不放賬呢？就是利錢高

「哪我們借他一二十塊不打緊，拉他三千五千，那你——」話還沒說完，因見老頭子在發氣，罵她怎麼屁話那麼多，就趕緊走進去了。

劉老九自家去倒杯開水，坐在門檻上喝着，聽到這里，便順手拍一下膝頭道：

「對了！難怪他這一向脾氣大——從來不罵人家吃煙的！今早晨！」

汪四麻子却着一下劉老九，大聲說道：

「這全是瞎猜的……我想一定是替糧子籌款，前幾天不是說城里又來一批糧子嗎？」

趙長生坐在旁邊有意無意地聽，因為肚子餓，眼睛便不住朝東面瞻望，這時燒房里的夥計已送早飯來了，他就趕緊起身去接，但聽到糧子事情，便又停下問道：

「不曉得他們還招不招？」

「招？怎麼不招？你鬍鬚頭正合式呀！」

汪四麻子一下子又有說有笑起來。

趙長生把菜碗端到茶桌上，一面紅起臉罵道：

「放你媽的屁！」

汪四麻子已經吃過飯了，但還是伸起頸項望他手上的菜碗，隨口問道：

「那是啥子菜？」

趙長生連忙報復道：

「你自家都不曉得嗎……苦瓜哪！」

「亡八蛋！」

汪四麻子知道苦瓜是指他麻子的，但也不生氣，只把他二爸常常罵人的話，很氣派地使用出來，這就是表示他不屑於和他見怪的派頭。

這時溝里的水，已流得淺淺的了。溝坎上冬天落下的乾樹枝和溝邊種田人隨手拋進的稻草椿之類，也在水面現了出來。溝底兩邊的水草苔衣，先前還隨流走的活水，輕輕拂動的，現已密密的攤在污泥上面，爲陽光一照，發出細小的泡沫來。溝底中部曾經爲水沖成一條槽的，還沒有完全流盡，面上便現出虫和蝦子劃出的波紋。汪四麻子背剪着手，在溝邊上走走，時而把頭掉在這邊，時而掉在那邊地打量，不久轉到陳家店子來，就向絡繹走來的淘堰人，指一指溝邊道：

「你們看看吧……我證溝身爲啥子一年年地窄呀，原來就到那里！」

溝坎在水深時，還看不出，水一流盡，便現出有人把它加厚，從上倒下泥土的痕跡來。因爲一般的溝坎。挨溝底的地方，年久月深，照例要給螃蟹掘洞，鱧魚作窩，現得空虛的。而現在却露出相反的情形！等衆人都在觀看的時候，汪四麻子就對易老喜那邊的院子，忿忿地說道：

「看嘛，這回我們得跟他算總賬的！」

老板娘提起銅壺正對茶客些，沖了一通開水，聽見汪四麻子在那麼大聲地講話，就向劉老九他們努一努嘴小聲道：

「這個抱大足桿的傢伙，你簡直得罪不得他的汪二爸，說起風他就是雨了！」
趙長生連忙拾起碗，一面吃飯一面跑出去看，向汪四麻子接嘴道：

「那算啥子賬！我們把泥巴還他好了，通給他倒在菜田里！」

沿溝一帶的油菜田，油綠綠的，通已發出又胖又長的菜苔，不幾天就要開花了。看起來，顯然比別人灌溉得勤快，肥料也下得多些！衆人由羨慕生妬嫉，便也說笑附和道：

「對的，對的——通給他倒在菜田裏！」

趙長生進去採菜時，劉老九已經吃完了，正端着一碗滾熱的茶要喝，就一面責備他說道：

「你在發癲了……這對你有啥好處呢？」

趙長生急忙吞一口飯，不以爲是地說道：

「我討厭那傢伙……媽的，拿架子，對人理也不理地。」

其實他更生恨的地方，是小時候易老喜曾經打過他，不過他不好當衆說出來。

劉老九把茶碗放在桌上，將頭向前一遞，差不多像罵那麼地說道：

「拿架子有啥要緊？你不理他就是了。總不像春圓子一樣，把你罵得狗血淋頭的！」

趙長生紅漲着臉，沒說話，只連二趕三地，吃他碗裏的飯。

招財和來寶已經來在店門口，看見邵安娃他們在吃飯，本要跑進來的，但給老板娘拿茶脚子對它們一潑，便只好退在門外搖尾巴。邵安娃吃到尾後，很想挾一兩塊飯巴團給它們的，可是看一眼趙長生，黑臉都嘴的樣子，就不敢了。他怕因此拿他來出氣，但對招財和來寶，却時而從碗邊上溜着慫懾的眼光。另外別人說的什麼事情，他是不大管，也不大愛聽的。

五

動手淘堰的時候，人便分成兩大組，一組是站在溝底，將爛泥渣草苔衣之類，拿鋤頭挖進窰兜。一組是把裝滿泥沙的窰兜，用懸有繩子的扁挑，挑在肩上，踏着搭上岸去的跳板，送到溝坎樹腳下倒掉的。

趙長生懂得挖泥，只站溝裏，是一件輕便的事情，便和汪四麻子他們爭先去拿鋤頭。劉老九看見大家那樣怕勞苦，就去摸着扁挑，拉下嘴角說道：

「這不過多出點氣力罷了！」

邵安娃喂了狗之後，才慢慢走來，當然輕便的事情，已沒他的份了，但他並不管這些，人家叫他拿扁擔挑，他挑就是了。那種近乎傻的態度，差不多引起那些拿鋤頭的勝利者，發笑起來。

鋤頭在溝底挖動，腥臭的泥味，和水草的氣味，便升騰四散。太陽光漸漸有些刺人皮膚。劉老九邵安娃他們挑着重重的窰兜，時而從稀濕的溝底，走上乾燥的溝坎，時而從樹蔭籠着的所在，踏進陽光晒着的地方，汗就不知不覺地淌了起來。

趙長生和汪四麻子他們便常常躲_在樹蔭遮着的溝底，一面挖，一面唱起歌來。開始是汪四麻子唱男腔。

「高粱桿子節節稀，

多多拜上我的妻；

沒得銀錢來接你，

●扁挑與扁担同義。挑與担，也有同樣的意思。

「續麻紡紗耐煩些！」

趙長生接口過來，唱女腔。

「高粱桿子節節長，

多多拜上我的郎，

沒得銀錢也接去，

免得爲妹守空房！」

這歌在別人聽了，只是好笑，但在劉老九呢，却有些不自在。因他從小就由爹媽定過一門婚事，女的便是他的表妹。到大來，表妹也還中意他，雖是當爹媽的面，對他有些拘束，但一背着却是有說有笑的。可是舅父舅母看見劉老九父母變亡，窮得來連一條好褲子也沒穿的，就變了卦，起初是不許他們兩個年青人見面，繼後竟逼着解了婚約，另外將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「做小」去了。他記得前年夏天的一個黃昏，他們倆就會經在落日照着的田野裏，小聲偷唱過這個歌來的。那時候，何等的快樂。誰知從此之後，便再也不能見面了。

另外的人不等汪四麻子他們開口，便行接唱下去。

「高粱桿子節節稀，

多多拜上我的妻，

今年天乾接不起，

明年粗布縫一些！」

汪四麻子和趙長生趕快一齊拿女腔接着唱。

「高粱桿子節節長，

多多拜上我的郎，

有錢無錢接上去，

哪個要你縫衣裳！」

劉老九記起她唱這一段的聲音，心裏便酸酸的了，足桿也有些發軟起來。他將冤兜裏面的爛泥沙石，倒在柳樹腳下之後，還呆呆地立着，向遠處漠然望一會兒，易家院子內的樹林，略含煙霧，看去也彷彿滿帶哀愁似的。去年他表妹出嫁時，他躲在稻草堆里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爬起來，也不同人講話，也不看人，只死勁捏緊鋤頭，將一大塊菜地半天就挖完了。這在別人，差不多要挖一兩天的，此後脾氣也改變了，對人冷淡而且固執！

綴滿嫩葉的柳條，在他頸上，冰冷地拂過，他才重新挑起空窠兜，返身走下溝去。

溝裏的人些，通給歌聲弄活潑了，一時這裏那裏，便都信口哼唱起來，挾雜着鋤頭挖掘沙石泥巴的聲音。平日他們分散在田野裏，各人耕各人的，埋頭不作聲。要在水牛踩錯犁溝的時候，才會高聲叱罵起來。因此沉默久了的他們，在這時就更加唱得有勁！連趕街過路的人，也禁不住停息下來，微微發笑地傾聽一會。附近田野裏，摘龍鬚菜的女人些，竟一直仰起腰，把手遮在額上，很有興趣地瞞望過來。有的聽紅了臉，便「呸」的罵了一聲，趕緊彎下了身子，重新把指尖伸進嫩綠的細葉裏去。

散居在原野裏的人家，有些是請長年月夥耕種，每天便得袖着手到陳家店子來喝茶喝酒，閒談天的，這時也走到溝邊上，站在樹蔭底下看鬧熱。其中有一個衣衫穿得特別講究，單他那枝玉石嘴子的湘妃竹煙袋，就與

衆不同的，便是馮七爺。他是個鴉片煙鬼，莊稼和生意全不在行，也不愛管的，但一談到打官司告狀，那就沖能極了，無論怎樣不在理的事情，總是拿長指甲搔一搔頭髮，很冷靜的說道：「我有辦法的！」鄉裏的民團和學校，也攬在手裏不肯讓給別人辦，但他自己却常對人訴苦：「這些事麻煩透頂哪，要是哪個來接着，我才謝謝他呢！」如果別個真的來接辦，那又一點也辦不起走了，因為第一個掣肘的，便是他。這時，他一到溝坎上走動，閒着玩要的人些，就都同他打招呼，奉承他幾句。他那上癮的灰白臉上，對人總是很莊嚴，絕不像汪二爺一樣，一團和氣，做得笑迷迷的。

趙長生挖滿兩窰兜，便把鋤頭把子順在懷裏息氣，他歌已唱厭了，只上下左右地打量，想另外與點花樣，或者說些笑話。恰好邵安娃走來挑他挖的那兩窰兜泥巴，他就向邵安娃要笑不笑地，遞一遞嘴巴，朝着溝坎上說道：

「嗚，你看見沒有？」

「看見啥？」

邵安娃把彎着去挑的身了，立了起來，漠然地發問，一面拿手背揩額上的汗珠。

「半天雲里張口袋，你裝風（裝瘋）那位拿綠帽子給你戴的傢伙，你就認不得哪！」

邵安娃這時才抬起頭，一眼看見了那邊溝坎上站着的馮七爺，便不禁臉紅起來。提起這件事，他是很難忍受的，而況又當着衆人面前，他便破例地生氣了，對趙長生罵了一聲「媽的！」就挑起窰兜上岸去了。衆人和趙長生便高興得大笑起來。

原來邵安娃的老婆是童養媳出身，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，長大來，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。

自然這不是邵安娃所能駕御得住的，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里。但安安娃却十分怕她愛她，每一回家，總把衣袋里裝的工錢兜底底全倒給出來，對她傻頭傻腦地發笑，想討她的歡心，她在這個時候，也用極好的臉色，把錢一個一個地數好收起。直到去年冬天的一個夜里，邵安娃照例送錢回去，發現了馮七爺正躺在他床上，跟他老婆面對面燒鴉片煙時，才一下子改變了對老婆的心腸。當夜轉回主人家去，他迎着北風，一路走，一路把錢丟在麥田胡豆田里面。此後他的工錢也讓老婆向汪二爺討去，但他却不回去了，而招財和來寶同他做朋友的日子，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。

邵安娃挑着泥沙走在搖搖閃閃的跳板上，聽見人些全在下面笑他，幾乎發暈起來，一到溝坎上，便糊里糊塗地，提着寬兜後面的耳辮子就倒，哪知一個不打緊就倒在易老喜的菜田里了，一窩兩尺來高的油菜苔，便壓得連根倒下。劉老九正挑起東西上來看見，就一面倒，一面說他道：

「你發昏了！怎麼倒在人家田里頭？」

隨即走下溝去。

邵安娃本是倒了泥巴，就走的，聽了這麼說，回頭來看，自家也吃了一驚，於是他便惶惶地丟下扁挑，蹲着身子，拿手去把泥巴弄開。

另外的人走來看見了，便囑他道：

「傻瓜！就倒了，你弄開他做啥子？」

「胆小的東西才一寬兜嘛，多倒幾寬兜也沒相干的。」

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老子們在這裏，狗夾夾敢吃你麼？」

趙長生正對自己的手板心，吐了一點唾沫，打算去挖的，聽得溝坎上鬧得一片聲響，便朝剛從跳板上走下來的劉老九，笑扯扯問道：

「上面嘍哪怪兒的，在做啥子……莫非邵安娃生了孩子嗎？」

「還問哩！就是你這該打的，惹的事你不兜起人笑他，他怎會把泥巴倒在田裏頭？」
劉老九劈頭就罵他幾句。

趙長生一鋤頭挖了下去，並不拿起來，就扁一扁嘴，接着說道：

「這有啥子大驚小驚怪頭……倒了一冤兜泥巴吓！」
汪四麻子却帶驚喜的神情，搶着說道：

「真的倒在田裏……那好極了，那好極了！」

恰好邵安娃挑着空冤兜下來了，他就仰起麻面孔，將鋤頭依在身邊，翹着大姆指，誇獎道：

「對的好傢伙，再到他的媽的幾冤兜！」

這時，這一節溝已經淘好了，別的人些正把跳板移到前面去，劉老九一面和別人拾他們踏的這一條跳板，一面暗自罵汪四麻子道：

「這個使鬼拍門的傢伙！」

汪四麻子把鋤頭放在肩上，一邊走，一邊對大家逞能地說道：

「看嘛，這一回，讓我來挑……我是不像你們那樣怕事的……邵老安你是條好漢，我請你到息一會再來那裏去吃酒！」

趙長生提起冤兜同他一塊走着的，便側着身子，向他伸長頸項，揶揄道：

「啊，你一下子就這樣捨得請客哪……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嗎？」

汪西麻子，取下鋤頭來，作勢對他打了一下，罵道：

「你這狗頭，總沒一句正經話！」

趙長生連忙跳開足下濺起的泥漿，正不端不歪地射了汪西麻子一臉。

「你媽的？看我捶不斷你那蹄子！」

汪西麻子氣狠狠地罵了這麼一句，一面拉衣角來揩自己的臉。

趙長生跑遠一點，才回頭大聲說道：

「搭他做啥子那不好嗎……我替你糊得光溜溜的哪！」

汪西麻子對他揚一揚拳頭，也大聲回罵道：

「最好你那頭上也搽點哩！」

引得衆人笑了起來。

趙長生走到他們該挖的那一段，便把鋤頭朝溝邊一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很神氣地向大家嚷道：

「來，我們老板娘一下子吧！」

「呸，你那張屁股嘴囉！」

這惹得汪西麻子也笑了起來，雖然罵了一句，但自己也贊成息一會再來，就放好鋤頭，走上溝坎去，靠着一

● 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嗎，指他外面亂花錢，回家去要受老婆的責罵。

根棲木樹坐下，摸出烟盒來裏烟。

六

接着別的人，也爬上溝坎去，有的躺在樹下吸烟，有的到陳家子去喝茶。邵安娃却東張西望找尋他的招財和來寶，結果沒有看見，他便離開衆人，獨自坐在一籠發出嫩葉的芭茅側邊，陰鬱地緊緊閉着嘴巴。平日吸烟的好興味，這時也像全然沒有了。

足邊上鋪着爬地草，好些黑螞蟻在葉底走動。他看見一隻嘴啣白色食物的，特別現出興忽忽的神情，他就順手摘一條芭茅葉子，拿來故意攔着牠的去路，弄得那條螞蟻，急得團團地亂跑，竟致把食物都丟掉了，這是一種近乎殘酷的舉動，但他那受傷了的心情，倒反而因此好過了些。

趙長生喝了茶回來，想吸烟，就習慣地摸一下腰帶上，但却摸個空，於是向大家喊道：

「把哪位，煙袋借來用用吧！」

衆人都把脚烟袋的嘴巴轉過來，望他一下，沒有答允。有的却向他做一下譏笑的鬼臉。他便拉一拉下嘴角，罵道：

「我還會借你們的嗎……送我都不要！」

跟着，他就輕手輕足走到邵安娃那裏去，因爲一眼看出邵安娃沒有吃烟，烟袋正插在他那微微彎屈着的腰幹上，便打算去偷偷地跟他拿了。剛走攏伸起手的時候，這邊坐着吸烟的汪四麻子，就嗷地大叫一聲。趙長生便趕緊車轉身來，張開手指，作勢捏了一捏。這時邵安娃已在作難，另一條螞蟻了，不但沒有聽到汪四麻子的叫

聲，結果，竟連趙長生從他腰上，抽去了烟袋，也不知道。

趙長生得意洋洋地走了過來，拿烟袋對衆人晃了一下道：

「我肯信，就把這些人吃乾了呀！」

「不要得意！等一會，邵哈兒尋不着烟袋，會捶你一頓的。」

汪四麻子這麼說着，對他豎起一根指頭，

趙長生不回答，只向他尖起嘴巴，噓了一下，隨即挨近劉老九坐了下去，摸出烟盒子來，慢慢地裏烟。

劉老九仰面躺着，一雙手腕，交叉鬚在頭下。嘴巴上翹起短短的烟袋，烟捲雖已燒完了，但還習慣地把它啣着。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，像在靜靜地休息，又像夢幻地凝思。旁邊一籠麻柳的綠蔭，正斜斜地遮在他的身上。

天空已不像早上那樣的深藍了，太陽光豔麗的照耀着，彷彿上面疊過一層薄薄的白粉一般。雖然藍的顏色，到底並未掩去，但却顯得年輕些，嬌豔些了，幾片瓜瓢似的白雲，看起來好像是鋪在天上，動也不動地，可那轉眼之間，才知道已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樣式，或者業經散開去，間或有馬碧黎兒那種小鳥，鳴叫着，用拋物線式的飛法，一蹶一落，一急一徐地劃天過空，樣子極其高興似的。但劉老九却感不到什麼興趣，心裏老是悶悶不樂，而一些撩人心緒的回憶，便都趁此機會活轉來了。

趙長生裝好烟啣在嘴上，正打算要逗着劉老九的烟袋，把它接燃，却突然看見劉老九一骨碌爬了起來，生氣那麼地自家罵自家道：

「息他媽的囉！」

接着就氣衝衝地走下溝去了。他就取下烟袋，莫明其妙地望他一會兒，搖着頭說道：

「這傢伙又在發球瘋了！」

趙長生重新腳着烟袋，向旁邊的一位去接火時，汪四麻子就取下嘴上的烟袋，搖着手道：

「不要接跟他，不要接跟他！」……

別人就真個笑嘻嘻地照辦了。

汪四麻子吸了一口烟，把烟重又噴出來之後，就高興地向大家說道：

「我們今天就把他吃乾！看他還充很嘛！」

趙長生接不着火，便對躲開的人，半笑半生氣地罵道：

「你簡直是汪四麻子的乾兒子！他放一個屁，你就會拿鼻子去接着……！」

其餘的人，還不想怎樣拒絕他的，但因聽見他這麼罵人，便安心同他開玩笑起來。起初是叫他去接火，等到剛要逗搗了，就尖起嘴巴將煙袋移開，總使趙長生脚的煙袋，相差一點子。如果趙長生生氣來搶，便率性溜開。

汪四麻子喜歡得大笑起來，連聲地喊好，手裏拿着的烟袋竟顫動來把烟捲也落下地去了。

趙長生這才惱怒起來，吐一口唾沫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們都不是好東西！鴨子的足板一聯兒的！」

汪四麻子檢起煙捲，一面裝上烟袋，一面高興地喊道：

「不要嘔氣！不要嘔氣……我們怎麼吃得乾你呢？」

「呸，十麻九怪！」

趙長生睡了這麼一下，就一面朝陳家店子走去，一面氣狠狠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「這就爲難着人了呀，我不曉得多走幾步！」

遠遠坐在插臘樹下的一位老人，看見已把他氣够逗了，就向衆人說道：

「算了吧！開玩笑也有個限度哪！」

一面便叫趙長生去接火。但趙長生接好之後，叭了幾口，便向汪四麻子譏笑地說道：

「麻哥，這下子你該得意了吧？」

「汪四麻子遠對着他，吐了一口唾沫，隨即把烟袋的餘燼，朝身邊的樛木樹上扣掉，一面向邵安娃喊道：

「喂，邵安娃！」

邵安娃掉回頭來，看見大家都在望着他笑，就丟了手裏的芭茅葉子，彷彿做了錯事似的，紅起臉問道：

「你喊啥子？」

「啥子？你不吃煙麼？快要動手了！」

汪四麻子竭力一本正經地說，同時偷眼瞟一瞟趙長生。

邵安娃在他後面腰部慢慢摸了一陣，又站立起來，在坐的地方，亂轉了幾個圈，才張惶失措地叫道：

「呵呀，我的烟袋呢？」

趙長生吸着煙，連忙站起來，踏着跳板，就忽忽溜下溝底去了。

汪四麻子便向邵安娃眨眨眼睛，一面朝趙長生的背，遞一下嘴巴道：

「人家偷了你的，都不曉得哪！」

邵安娃却還不懂他的示意，只是對着大家亂轉着眼珠子，着急地問道：

「哪個偷了我的哪個偷了我的？」

汪四麻子就吐口唾沫罵道：

「蠢東西，這哪怪人家偷你的老婆哪！」

一面朝天上望望道：

「要正午了，我們動手吧！」

說着，就帶頭走下溝去。

劉老九已經挖滿好些冤兜，還不住地埋頭挖着，溝底沙石在鋤頭底下碰擊出驚耳的聲音，泥漿水藻則潑射得遠遠的。

汪四麻子走在跳板上看見，便大聲誇獎道：

「好傢伙，我要叫我們二爸加你工錢的。」

等到汪四麻子看見劉老九拿的鋤頭是他自己的，便趕忙去搶道：

「呵呀，我的鋤頭遭你的殃了！謝謝你，不要幫我忙，你還是去挑好了。」

劉老九伸手攔開他，一面拭汗，一面向衆人說道：

「這回我們要換一換，好吃的東西，大家都該嘗一嘗的。」

隨即丟開汪四麻子的鋤頭，去找他自己的。

趙長生躲在溝底吃煙，便趕緊去抓自己的鋤頭，彷彿要同人作對那麼似的說道：

「我不管，我還是要挖的。」

汪四麻子也本想偷懶不挑，但因見趙長生這麼說，就一面拋開鋤頭去拿扁挑，一面斜着眼睛看趙長生一眼，罵道：

「你這懶狗！我肯信，這就累死了人！」

跟着，就挑了兩窰兜，雄糾糾地踏上跳板去了。走上溝坎，他看見邵安娃還在埋着腦袋，東瞧西瞧，胡亂地轉着，便喝他一聲道：

「你真是哈兒（一）我的話你不相信麼？你去看看，趙長生吃的煙袋，是那個的？」

邵安娃這才急急忙忙地走下溝底去了。

汪四麻子朝樹脚下到了泥沙之後，伸起腰來望一望易老喜的田野，便想道，我該到去壓倒他的菜苔的，但是又立刻覺得這樣做太顯眼了，因為還要越過人行的大路。只有那邊溝坎好到點，即使倒進了田裏，也好說是無心的過失。一面這樣決定，便踏着跳板走下去了。剛挑起滿裝泥沙的窰兜時，看見邵安娃腰上已插起煙袋，正挑着窰兜要走上這邊的跳板，便大聲攔阻道：

「上那邊去！那邊好倒點！」

邵安娃沒有回答，却默默地照辦了，汪四麻子也足跟足尾了上去，一面從憑邵安娃。

「朝田裏倒哪！朝田裏倒哪？」

但這下子邵安娃卻沒有聽話，只向一籠刺芭叢倒去，汪四麻子就罵道：

「你這東西，怎麼這樣怕事哪！」

一 哈兒，意即傻子。

可是他自己也沒有直倒進田去。等到衆人笑他也是怕事時，他才鼓起勇氣來，一連向易老喜的田裏倒了好些。但他每次倒，總先要胆怯地看一看，會不會給人走來碰見了。倒完之後，就做出鄙視衆人的樣子，從溝坎上嘲罵到溝底。

「我簡直看不出，一大顆兒子會全是老鼠哪！」

後來，趙長生丟開鋤頭，大聲拍着胸口，道：

「媽的，你不要充狠！」

接着，就挑起冤兜到溝坎上去了。他却不管有人看見沒有，只顧照着菜田邊倒下去。有一次，易老喜的麼兒子已經走來瞧見了，旁人就悄悄警告他，叫他留意點。他反而仗着人多，高聲喊道：

「我不怕！」

順手就提起冤兜後的絆索，直向油菜田倒了下去。

這時汪四麻子已沒挑了，正躲在一株麻柳樹下息氣，一面把發癢的背，靠着癩皮的樹身，擠擦着。一面還在拿話來激趙長生：

「不要充狠，倒那幾冤兜，算個啥呀！」

挨正午就要啼喚的雞，已在遠處懶懶叫着了。草上，樹葉上的露珠，早已晒乾。菜田麥田裏的泥土，已由濕潤的烏黑，變成灰白的了。

這時作堰長的汪二爺走來巡視，手裏打一把黑洋布傘。早上穿的皮馬褂，業已脫來搭在手腕上了。面上微笑着，彷彿就要向每個人打招呼似的。汪四麻子趕緊跑了過去，報告這樣，報告那樣。趙長生本想躲在樹蔭下

去休息一會兒，也不得不特別多挑幾次。他把泥沙倒了之後，掉轉回來，看見對面溝坎上，汪四麻子正對汪二爺說着，神情很得意，一面又拿手指向他這面指指，好像在講什麼有趣的笑話一樣。趙長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等到看見汪二爺瞥視他一下，現出一臉善意的微笑來時，才放了心，高興地踏着跳板，走下溝坎去。溝裏沒什麼人說話，也沒什麼人吃烟，只聽見一片鋤頭掘進泥沙的聲音。趙長生再挑一次上去時，他看見汪二爺已經慢慢地朝陳家店那面走去，汪四麻子光着頭跟在後面，還在一壁指手畫足地說着什麼。於是趙長生便將扁擔和窰兜一丟，就朝棲木樹蔭下坐了下去。

七

易老喜自看見趙長生和錮子那樣有說有笑的心裏甚是不快。回家去，碰着慶兒子，正拿竹棍當槍，趕打雄雞，做打獵的遊戲，這在往天罵一兩句就算了，現在却兇狠地給他幾下耳光，同時，又對老婆子曬曬一番。說孩子的沒規矩，正是她這老不死的，平常待孩子太嬌慣了的原故。繼後孩子跑到外面，去看人家淘堰，老婆子躲到灶房裏，去納鞋幫子，易老喜還是不平息下去，却更加覺得沒地方出氣了，就仍然踱到外面來走走，手裏則提着那隻檢狗屎的窰兜，這是不管沿途有沒有狗糞可檢，出門必須攜帶，早已成爲他的習慣了。

他順水溝，不知不覺地走着。陽光從樹葉縫裏鑽下來，晒得熱烘烘的，他也忘記把老棉襖腕來搭在手腕上，忍不住忿忿地想道：

「爲啥子在我面前裝假正經呢？」

驀地聽見水流嘩啦嘩啦的，抬頭一看，錮子正在對面溝坎缺口上，弓着身子，摸拿蝦筍裏面的魚蝦和水草，

褲脚則挽到大腿以上，兩隻足桿，又圓又潤，象牙柱子似的露了出來。每次伸起腰，把魚放在桶裏時，她那仰起來的胖胖臉蛋，黑黃色裏，透出了血液積壓的紫紅，出落得十分豐滿動人。

他四下望望，兩個大兒子和三個長年，原在這條溝的水源附近，担水澆菜田的，現已給那邊一座圓形屋頂的車房，全遮住了。下流淘堰的人聲，隱約可以聽見，但墊起足尖望去，還只是一灣無盡的溝渠和兩岸密密排着的樹叢。對岸則是荒蕪的河壩，間或有覓食的鳥羣，飛了起來，嗚噪着，不久却又落下叢莽中去。鋸子身邊，也沒人，只她那小女孩，坐在溝坎上，順手將燈籠花（一一）一類的野草，扯來玩耍，樣兒顯得很專心，很快樂似的。

易老喜便涉水過去，躡在籠兜上，看水桶裏面裝着的魚些，一個個都有巴掌那們大，全把嘴巴，朝向水面，嗚嗚着，發出泡沫來。

鋸子抓着一條鮮活的鯽魚，水淋水滴地，投向桶裏，一面朝易老喜聳一聳鼻子說道：

「易大爺，對不起，請你把冤兜放遠一點吧！」

隨即躬下身子，去抓蝦籠裏面，剛剛沖進去的螺絲殼。

易老喜略不好意思地，把狗糞冤兜放到坎上，轉來又躡在桶邊，見鋸子老半天都不講話，也不看他，就望着她那雙滿粘銀鱗的手腕，囁囁道：

「他才走嗎？」

「你說哪個？」

鋸子伸起腰來，頭一偏，冷地地問。抓在手裏的鯽魚，頭尾不住地掙扎，刷下的水珠，濺得她滿臉都是。

一 燈籠花，蒲公英的俗名。

易老喜直盯着鋸子的臉，想從那上面看出什麼秘密似的，慢慢說道：

「我是說，趙長生。」

鋸子略撇一下嘴巴，拍的一聲，把魚丟進水桶裏。順手拿手腕擦擦臉龐和額頭，沒有說話，跟着又把手伸進蝦籠裏面去了。

易老喜再朝四下打量一眼，綠色的田野，帶樹的溝渠，以及草莽叢生的河壩，都靜靜地躺在太陽下面，反射出滿有生氣的光輝。沒有人影，只見一條母狗，夾着尾巴，越過田野，接着又閃現兩條牙狗出來。他把灰氈帽揭下，搔一搔纏毛辮子的腦袋，說道：

「那傢伙，不是好東西，看樣子，就該挨黑打！小時候，半點也沒規矩，猴頭猴腦的，你叫他放牛，他就躲在墳地裏抱蛋，讓牛去吃人家的禾苗。一條狗，你會教乖的，他這樣的人，教也教不成材，無論你怎樣打他，車過背，就嘻皮笑臉起來了。我還想過，一個人，同鞭子一塊兒長大，該靠得住嘛，可是還不成，生來吃屎的狗，總還是要吃屎的。像這樣的傢伙，要靠他養家，那簡直是在做夢！」

鋸子伸起腰幹來看他一眼，一面把幾顆螺絲殼，丟給溝坎上坐的小女兒，叫她拿去玩。

易老喜看見鋸子的額上，臉上都粘有銀色的魚鱗，彷彿誰拿筆點上去的一樣，不禁越看越高興起來，一面把毡帽弄在指頭下轉動着，很有勁地繼續說道：

「歸根結蒂一句話，這批子窮光棍，你沾不到一點光的，他們雙肩抬一嘴，只合一輩子窮下去。不講別人，就拿他的老子來說吧。誰不曉得趙老碑，是個老好人，一輩子不多言不多語的。大家都看顧他，終年有活路作，一天也不會露在家裏過來。可是，還發不起迹呢，老婆死的時候，我就親眼去看過，連一條好褲子都沒穿的。棺材呢，自

然全靠地方上兜的錢。這到底成啥子話呀……呵嚟，可惜可惜。」

一條尺多長的鯉魚，突然跑進蝦籠，鋸子趕緊去捉，却立刻從手上，奮着鱗鱗，奔溜出去了，同時濺起來的水花，竟把鋸子的胸襟，也弄濕了一大片。鋸子抬起頭來，喘一口氣，一面失神地向溝裏望去，一面朝圍腰上揩乾手指，拿來理理胸口的濕衣襟。

「不要緊，等會水流乾了，包你捉得到的。」易老喜望着她那脹鼓鼓的胸部，安慰她一兩句，「你站上來，息一會吧，儘那樣躬去躬來的，腰幹也痛呀。」

鋸子沒有答理，只又躬下腰，去抓蝦籠裏面的敗葉。

於是易老喜把帽子戴在頭上，紅起臉說道：

「吳三嫂，你怎樣這樣不聲不響的。到底我那點不及他呢？」

「你在說哪一個？唔達唔達一半天，我還不明白呀。」

鋸子對他偏起頭，白一下眼睛。

易老喜就馬起臉說道：

「你不要對我假正經呀，那個癩痢頭，同你嘻嘻哈哈的，你以為沒人看見麼？」

「看見又怎麼樣呢？」

鋸子望也不望他，只硬硬抵他一句，仍舊把雙手伸進水裏去。

易老喜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覺得自己半年來的讓步，與乎平日對她的好意，全是白白花費的了。原來鋸子住的地方，以及屋前屋後的空地，都是由荒蕪的河壩填塞起來的，本沒什麼主子，但因挨近易老喜的田園，易老

喜便偏要說是他的（他就是每年侵佔河身，同河爭地的好漢。）並曾經把偽造的文書，抵在鋸子前夫的鼻子跟前，痛斥他，打過他的耳光。那個老實的漢子，不大會講話的，便因為要趕他一家人，離開自己苦心開闢出來的園地，就活活氣得，由吐血而至死去。鋸子一口氣嘔到現在，並不因為他對她的突然讓步，以及許多鬼鬼祟祟地討好賣乖，就能緩和下去的。

易老喜見她十分生氣，狠命的把魚投在水桶裏面，甚至濺起水珠，簡直射到他的臉上來了，就立起身來，指着鋸子說道：

「你簡直狗咬呂洞賓，太不識得好歹了！」

「我是不曉得的，我是不曉得的。」

鋸子氣沖沖地回答。

「那我就要你曉得！」

易老喜一面去拿狗糞窠兜，一面切齒地罵：

鋸子伸起腰來，就把兩隻水濕的手，又在腰上，拉下嘴角回罵：

「那就看你有啥本事？這些人不是嚇大來的！打官司，告狀，我陪你！你以為那揩屁股的紙頭，就吃人麼？就是天王老子，也不能趕開我。這地方，誰不曉得，我同小羊的爹，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。」

易老喜一手提着狗糞窠兜，一手拿着挾糞夾子，指着鋸子說道：

「我告訴你，我不是叫你退還地方，我是要你坐牢呀！……你明白嗎？你這傷風敗俗的東西，地方上的人全給你帶壞了！」

跟着就走下去，把溝裏的水，踏着辟辟拍拍地，一路濺起水花來。

「放你的屁！我傷啥子風，敗啥子俗？你不給我說個一清二白，我是不答允你的！」

錫子連耳根都氣紅了。

易老喜頭也不回地，一面拉着樹枝爬上對面的溝坎，一面詛咒似地說道：

「你不要誇口看嘛，就要捉在我手裏的。」

不料一個不打緊，樹枝却給他拉斷了，爬在半中腰的他，便拔踏一聲跌下溝來，水和泥漿，濺射到丈多遠去，狗屎窼兜剛好兜底倒在他的身上。

錫子拍起手大笑起來。小孩子却害怕地大睜着眼睛，手裏拿的野花螺絲殼，也落在身邊了。

易老喜水淋水濕地爬上岸去，還拿狗屎夾子指着錫子罵道：

「不要太得意了！」

隨即朝家裏走去，又氣又惱地，剛走到半路，正碰見他的麼兒子跑來，氣喘喘地向他報告：

「爸爸，人家壓壞……菜子哪呀！爸爸你……」

一眼看見爸爸，周身水濕，眼眼盯着他，又像要冒出火那麼似的，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爸爸使勁拉着他的耳朵，直盯着他，要吃他一樣地問道：

「你看見是啥人？你看見是啥人？」

麼兒子耳朵痛得要哭起來：一面躲，一面說道：

「是……是，那個癩痢頭！」

易老喜眼睛很大的一鼓，隨即放鬆手，向小兒子喝道：

「滾開！」

小孩子摸着拉疼的耳朵，呆在麥田邊上，望見他的爸爸，朝家裏風快地走着，好像在放小跑一般，心裏很是莫明其妙，因為他素來看見的爸爸，老是一面走一面東瞧西瞧地尋覓狗糞，兩足拉得很慢的，便小聲罵道：

「瘋子！」

八

晚上，劉老九他們吃了夜飯，把牛牲喂好之後，已經滿天星斗了，趙長生急得十分難耐起來，竟想連邵安娃也不邀約的，就打算朝鋸子那裏跑去。

劉老九一面關牛圈門，一面罵道：

「你這該打的傢伙，老是喜歡吃梗籠心肺，不論啥子都要獨佔獨吞才好！」

「哪里……我就是嫌他走路慢呀！」趙長生正說到這裏，恰好邵安娃拿着一床蓑衣走過，趙長生便做出不高興的臉子拉着喝道：「你就要去睡覺哪？」隨即向劉老九白起眼睛：「你看，他全忘記了，還約他做啥子呢？這樣哈裏哈氣的傢伙！」

劉老九却不回答他，只把邵安娃手裏的蓑衣拖來丟開，拉着就走，一面說道：

「走，我們吃魚去！」

等邵安娃問明白時，他們已經走到院牆側的溝邊上了。

原野和人家都藏在夜霧裏面。但不遠處地方的樹木，却還看得見些模糊的陰影。小溝已經乾了，沒有流水的聲音，只有青蛙在懶懶啼叫。風從暗處吹來，輕寒鑽人的衣領和袖子。

趙長生走在前頭，十分有勁。幾次三番地，停下足來，催促劉老九快些上前。並嘲弄地罵邵安娃道：

「我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！不要像老太爺一樣，走得一步一擺的！」

走過陳家店子時，還沒關門，喝酒的人聲，正鬧嚷着。劉老九就向趙長生說道：

「你不記起買鑽油去嗎？」

「你才信進去了，她開玩笑的呀！」

趙長生一邊說，一邊急急忙忙地朝前走着。到鋸子那裏時，鋸子正坐在地上破魚，魚鱗魚血散了一地都是。劉老九先望望趙長生劉老九的手，然後放下險子說道：

「你們打算怎樣吃呢？我這裏剛好一點鹽一點油也沒哪！」

趙長生不相信，一面翻看她土灶旁邊的罈罈罐罐，一面開玩笑地說道：

「那就白煮來吃吧！」

劉老九站在進門口，腳着煙袋，向屋裏很有興趣地打量着。

屋子內頂打眼的，是一堆乾草和蘆桿。另外便是兩根板凳搭木板的床，上放一張無數補疤的被蓋。壁上掛着破鋸子破鉋子一類的東西，已經粘着很骯髒的蛛絲網了。

「不要亂翻呀，碰爛了，你賠不起的。」鋸子息乎手，向趙長生這麼責備着，隨又拿破魚的刀，指着劉老九說道：「神頭神腦望個啥子？你來幫我破魚哪！」

劉老九摘下煙袋，不聲不響地，就去接着刀。小孩子本是立在媽身邊，把手伸進桶里去摸水玩耍的，看見生人來代替了媽的位置，就趕快走開去拉媽的衣裳，一面還回頭來怯生生地望着。

鋸子剛洗好鍋，抬頭看見邵安娃已經走了進來，現得手足沒處安頓似的，便撇一下嘴巴，說道：

「你也空起雙手來白吃麼？」

邵安娃更加偏促起來，臉也紅了。

趙長生把頭從罈子口上抬起，苦笑地說道：

「我看你連米也沒一顆囉！」

鋸子掉過臉去，很莊重地說道：

「對呀，要是你們沒吃飯，還該去買點米來哩。」

「你真會鋪排人，油呀鹽地，又是米，簡直鬧不清楚，」趙長生一面搔着頭。「我肯信，今晚我們不來，你就不吃了！」

鋸子正拿瓢舀水，一面把水朝鍋里倒，一面拿另一隻手指着屋角落上，略略紅起臉說道：

「我還有那個呀！」

屋角落上安置一架小石磨子，邊上粘着稀濕的黃東西。趙長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來，便伸起兩根手指去捻來鼻子上嗅了一下，失聲說道：

「呵呀，是豬吃的糞哪，你吃這個麼？」

「不要那樣大驚小怪的！窮人子家哪個不吃這個？你還是去買點油鹽吧！」

鋸子把瓢棒在灶上，一面推開身邊的小孩子，就去抱柴。

劉老九也向磨子那邊望了一下，難過地擺一擺下巴尖。手里已經抓起一條大魚了，又隨即丟進桶去，向着破在面前的一大堆死魚，像在責備嗆人似地說道：

「爲啥子破這麼多呢？該多剩點去賣呀！」

「再破點！再破點！既然答允了請客，還賣它做啥？」鋸子抱着乾草朝灶背後一丟，「我不像你們一樣，嘴說得迷迷甜，心里才是藏把鋸鋸鏈。」

劉老九略微紅起了臉，分辯地說道：

「這只怪他哪，剛才我不是還提醒他買嗎？」

趙長生也現得毛焦火辣地。

「不要說了，不要說了！我就去賒……把個油鑽子來！」

鋸子把鑽子遞給他，就順手拖邵安娃一把道：

「不要傻眉傻眼地站着，去替我燒火哪。」

趙長生急匆匆走出門去，又轉身回來，向劉老九說道：

「還是你同我一路去吧，息一會再來，怕不會相信我的。」

劉老九正在收拾地上的魚腸魚肚，罵道：

「又叫我走這麼遠，你連賒一鑽油的面子都沒有麼？剛才不聽我的話！」

「不是，我還想賒點米哪。」

趙長生望鏢子一眼這麼說着。

劉老九想了一下，沒說什麼，只把一雙髒手，胡亂朝乾草上一揩，就尾着出去了。

陳家店子內的客人，已經散了，老板娘一面打哈欠，一面在下茶爐子裏的炭火。看見兩人走了進來，還提了一隻鏢子，便奇怪地問道：

「這夜深，還在外面走麼？剛才到河壩那邊去做啥？」

「你亂說，誰到河壩那邊？」

趙長生雖是這麼回答，但臉上笑扯扯的樣子，却表示像已承認了。因此，老板娘，就現出早就明白了那樣的神情，拿火鏢子遠遠對趙長生的額部點一點說道：

「你怎麼瞞得過我囉！」

趙長生把油鏢子朝桌上一放，便把來意直打直說了出來，同時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，彷彿在誇耀他同鏢子一向就很親密似的。

「虧你想得這麼好！我賒東西給你，喂那個婆娘！」

老板娘說完了，嘴巴一扁，立刻轉身過去，仍舊戳她的煤爐子。

「我早就料定你會這一手的，不賒東西，還要說些七段八雜的話來。」趙長生說到這里，將搔着頭的手，從外一揮，突然生氣了。「好吧，我肯信，記在他賬上，你都不答允嗎？」

老板娘這下子到和顏悅色起來，偏着頭，看一眼劉老九，又看一眼趙長生笑着說道：

「那到不一定，我就相信他，不相信你，我只怕你們年青小夥子把銀子錢亂拋撒哪！」

隨即去打油糲鹽，但一面仍舊大聲吟咐櫃臺里打盹的老頭子，把賬記在姓劉的名下。
趙長生就屈起手指頭，直向茶桌子重重地敲了一下。這不是生氣她不相信人，而是惱怒她何必說那樣欺人的漂亮話。

劉老九只顧把各個茶碗里的茶脚子，倒在一個茶碗里，慢慢地喝着，不搭什麼話。
老板娘把油鑽子和包的鹽灑在桌子上，一面看兩人的臉子，笑嘻嘻地說道：

「怪不得你們着迷，就是今天兩位大人物，在這里喝茶的時候，也談到那鹽貨，忽然一下子都哄堂笑起來，汪二爺還拉馮七爺一把，小孩子一樣喊道：『你有把握！你有把握！』起初，他們講得很小聲，我還不聽得，後來假裝去沖開水，才聽出來了……你們要賒多少米？」

劉老九紅起臉分辯道：

「你不要打胡亂說，連我也扯進去！」

趙長生越發生氣了，當他接着米口袋的時候，連頭也不抬地就走到外面去，而且一路上不住地罵起馮七狗來，因為他忽然不明其妙地覺着，他也像邵安娃一樣，受了莫大的委屈了。其實他連鋸子的手，都沒挨過。

鋸子的茅草屋，先前他們三個人走來時，遠遠就看見從窗上透出來的燈光了。現在却是黢黑的，彷彿她已和邵安娃吹燈睡覺了一樣。小孩子則在里面大聲地哭着。

劉老九詫異地想道：

「難怪人人都說她的怪話！」

隨後趙長生經劉老九一說，也看了出來，便三步做兩步地，衝了進去。不料一塊橫躺在地上的人身，竟然跌

道：「他一交，同時那睡着的人身，也因被踩了兩足，便大聲呻吟起來。趙長生覺出是邵安娃了，就一面爬起來，一面罵

道：「好狗不攔路，你躺在這裏做啥？」

劉老九看見灶里還有未息的火焰，便摸到那里去，把提的東西放下，拿乾蘆柴點起來一看，鏟子不見了。躺在地上的邵安娃鼻子正在流血，兩邊腮包和嘴巴通染紅了。他在向趙長生斷斷續續地說着什麼，一面還拿起手來指他的腰桿。

「到底哪個打你的蠢東西，這個你都不知道麼？」

趙長生不愛問他的了，便伸起腰來，東瞧西瞧的，臉上凝着一團奇怪的神氣，心里想道：她到哪里去了？

「真奇怪，連燈都打爛在地下。」劉老九丟了手里的火，便去扶邵安娃起來，一面罵趙長生道：「你那心子簡直給狗吃掉了，還要罵人家。」

屋子里重又變成黑洞洞的。趙長生趕快拿蘆柴點火，一面向屋角落里落着的孩子問了一兩聲，見不答允，就罵道：

「傻東西，你連你媽到哪里去了，都不曉得嗎？」

這時鏟子回來了，怒氣沖沖的，當胸的衣衫，業已撕破，乳房露了一隻出來。手里緊握着一把菜刀。足是只穿一隻鞋子，另一隻却是裸着的。她不等趙長生他們問她，便罵道：

「你們怎麼不明天才來？這裏人都要打死了！一眼看見劉老九扶着邵安娃，在替他揩鼻血，就拿菜刀指着邵安娃。」他又是中不用的東西，連婆娘家都及不着，一下子就給人家打翻了。要不是我抓着這把刀，哼，今天

晚上！

趙長生把手上快要燃完的蘆柴火投在地上，（屋子裏立刻黑暗了，只那蘆柴頭上的餘燄還爆出了一兩點火星）氣虎虎地說道：

「媽的，這些賊強盜！他們一定還跑得不遠，劉老九，來，我們出去叫幾聲，好讓大家起來捉！」

劉老九扶邵安娃到壁頭邊上去靠着，心里很詫異，爲啥子強盜會來搶她，一面問鋸子道：

「吳三嫂那些人你認不認識一個？」

鋸子把菜刀丟在地上，一邊去拿蘆柴點火，一邊忿忿地回答道：

「怎麼不認識，就是易老喜那兩個兒子和幾個長年呀！」

「是他們！」

趙長生劉老九都一齊吃驚地叫了起來。接着，趙長生拿拳頭打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心，像發現什麼似的說道：

「好，明天就去告狀，我們都做證人，看他逃得脫，不叫他一家子砍頭，也要叫他一家人坐一輩子牢。這樣活搶人！」

鋸子點燃蘆柴，在尋瓦燈盞。

劉老九安置好邵安娃，帶着考究的神氣，問道：

「吳三嫂，你平素得罪過他們嗎？」

鋸子掉過臉來，微微發紅着說：

「我得罪過他們啥子？他們早就打主意我這塊地方哪，總想籍點頭來趕開我。剛才那些砍頭的，一進門，就喊『好，捉奸捉雙』，要把我和邵哈兒網起。這一套把戲我到不怕，頂奇怪的，就是易老喜大兒子，一足踢翻邵哈兒，還罵道：『呸，我當你是癩痢頭哩。』（對着趙長生）我看他們就是要找你，你到該當心一點！」

趙長生拍一拍胸口，說道：

「入他娘，我不找他，他到找起我來了！我怕啥子？殺他兩個擺起，手一揩就走了！還到墳里面，去抓出我的娘老子不成？我們還是弄魚來吃罷！」

鋸子冷笑說道：

「還有個屁！早給那些砍頭的搶去了！」

趙長生又拿拳頭打一下手掌。

「對了，別的不說，就告他們搶魚！」

「呵呀，這些挨刀的，燈也給我打爛了。」鋸子檢起破燈盞，看了一下，又丟在地上。見蘆柴快要燒到手邊了，便連忙換點一根，臉上現出悲憤的神色，「告他們做啥子！俗話說得好，『衙門大大開，有理無錢沒進來。』我們連飯都沒吃的，還打得起啥子官司！前回小羊她爸死時，我去給馮七爺叩過頭，求他老人家做一張狀子，你們想他……呵，不要說了，那個該死的老光棍！」

趙長生也口水瀑潑地接着罵道：

「入娘的，看來就是自家動槍動刀好，求爹爹告奶奶都是白冤枉的！」

邵安娃感到腰桿像要斷了似的，不斷地呻吟，靠着壁頭，也快要倒睡下去。劉老九見他這樣難過，便叫趙長

生道：

「你把他弄在我背上，讓我揩他回去吧。」

趙長生一邊扶邵安娃，一邊可憐似地向鋸子道：

「我們走了，你不怕嗎？」

鋸子把嘴吧一撇，說道。

「我怕啥子？（眼睛看着呻吟的邵安娃）難道我也像他一樣，只白給人打麼！」

劉老九順溝邊的黑路，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踏着，只要一聽見邵安娃在背上呻吟，就沉痛地自責道：

「唉，我不該拉他來的！」

趙長生則咕咕咕地，一路罵着易老喜和他的兒子些。

九

第二天早上，汪二爺一邊聽取劉老九的報告，一邊就跟着他走到邵安娃睡的地方去。通過豬糞牛糞邊的時候，豬以爲有人來喂牠們了，都齊嘈吼起來。牛則從槽里抬起嘴，一面咀嚼稻草，一面慇懃地刷着尾巴。牲畜和糞的氣味，都在後面竹林吹來的長風里，微微地蕩漾着。

招財和來寶睡在草屋門前，一見劉老九和汪二爺來了，便都親熱地爬起來，挨到足邊上擦溜着身子。劉老九打開了門，一股霉臭和腐爛的味道，便鑽了出來，而且冬季燒過的牛糞氣味，也彷彿佛有着些。

趙長生担心汪二爺會罵他們，剛才既不敢出頭去替邵安娃請一天假，現在聽見汪二爺來了，就躲在屋裏

假裝在招呼邵安娃似的。(昨夜他回來就一夜睡個大天光，邵安娃要茶要水，只是劉老九一人伺候。)他看見汪二爺剛朝里面望，卻又立刻掉開臉子，接着大大地打了個噴嚏，隨後便走遠一點高聲喊道：

「邵安娃，你好點了嗎？哪里痛呀？」

趙長生在里面也高聲提醒他道：

「二爺叫你哪，嚇，二爺都來看你了，你還不曉得嗎？」

聲調甜蜜的聽起來彷彿不是叫邵安娃，倒是要取悅汪二爺似的。

邵安娃聽見汪二爺來了，到反而有些害怕，在爛糟糟的鋪蓋捲里蠕動一下，小聲回答着，帶着膽怯怯的聲音。

招財首先看出人們現出的緊張樣子了，便把前兩隻足搭在門坎上，朝暗中睡着的邵安娃張望，且鼓大鼻孔嗅着。

汪二爺聽見了草屋里傳出的微弱聲響，就對劉老九大聲說道：

「你們叫他好好躺躺吧！這幾天都不要出外一步，有人問你們，就說傷重得很！」

來賓還不知道什麼，只把身邊走過的兩隻母雞，追趕到竹林那面去，帶着遊戲的快樂精神。

汪二爺掉身轉進去，一面對母雞逃走那個方向望一下，一面很滿足的樣子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「就是一條狗，一塊雞，也不能輕易動一動指頭的，何況一個人呀！」

趙長生看見汪二爺走開了，連忙走出來，搶着問劉老九道：

「他問到昨夜出去的事情沒有，我真有點……」

劉老九打開牛槽門，把拴牛的索子解開，打算索到門外去，一面責備似的回答道：

「怎麼不問？你剛才還沒有看見他那鬼樣子！對我發火發氣的。等到聽見打的人，是易老喜的兒子些，才一下不聲不響的了。」

趙長生回頭望了一下，高興地說道：

「看這樣子，汪老二到願意我們去打一架哩！」

接着就去牽他的騾子。走到門外壩子上時，看見汪二爺在胡豆田和油菜田中間的小路上。忽忽地走着，搖擺得像一隻鴨子似的。初起的陽光，正射着他那烏黑油光的緞馬褂和瓜皮帽子。趙長生把騾子拴好之後，也不像往天似的，鞭打騾子走圈，只默默望着，看汪老二這麼早就要到啥地方去。

劉老九提個粗篾條的烘籠出來，放在牛脚側邊，一面解脫衣袖，露出右邊的手膀子，要替牛篋去牛蟲。

「你看見沒有？」趙長生對劉老九遞一下嘴巴，叫他看看田野中走的汪二爺，隨後，見劉老九瞧見了，便又問道：「你猜他到啥地方去？」

劉老九見汪二爺走得那樣忙迫，也有些詫異起來，一面拿手抓一抓露出的手膀子，還沒猜出什麼，趙長生就突然說道：

「對了，他轉上那條路了，我敢打賭他不是去找馮家燒火老去找誰？」

等到去淘堰的時候，趙長生還悄悄一個人，跑到鋸子那里去，說他今早怎樣說了幾句話，就把汪老二說動了，定規不出十天之外，管叫易老喜他們幾爺子坐臘的，現在汪老二正到馮老七那里去磋商辦法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還悄悄吩咐鋸子道：

「放心些，包你出口氣。可是，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哪！」

但回到淘堰的地方，首先把邵安娃打傷的消息以及汪二爺要同易老喜扯筋（一）的事情，告訴衆人的，還是他自己。並說邵安娃挨打的原因，就是錯到了兩窰兜泥土在易老喜田內。而他本人呢，幸好昨夜沒同邵安娃一塊，不然他們也不會放鬆他的。隨即覺得這話太不漂亮了，又忙改口說道：

「要是昨天我也同他在一塊，他也許不會挨打的。再不然，易老喜他們那邊，會那樣輕容易跑脫嗎？入娘的囉！」

汪四麻子本要這麼譏笑他道：

「收着吧，老鼠子爬稱鈎，不要自稱自贊了！」

但一想起他，二爸今早上吩咐他的話來，便改口道：

「對的，他們就只敢欺負邵安娃！我們這里淘堰的哪一個是輕容易惹的？要是連他狗夾夾也怕，那就不算是人！人生父母養的了來，我今天就要先到在他田里。」

說着，便把滿滿一担泥，挑上跳板去了。

衆人平素對易老喜，雖並沒什麼好感，但要惹是生非，卻也不願意，所以昨天汪四麻子從惡亂到泥土的事情，大家只當成開玩笑而已，但在今天聽見邵安娃竟因錯到一挑泥土，就挨起打來，便大爲不平了。同時又見平常不大言語的劉老九，也在把泥土朝易老喜田里直到下去，還一面氣沖沖罵道：

「打着別人都不要緊，邵安娃，我是不甘心的！」

（一） 扯筋，含有吵鬧，打架等意義。

大家就更來得憤慨些了。覺得連田里的油菜苔以及麥苗，都是十分討厭而且可惡的。

十

這條溝的水源處烏沱，是一個很大的泉塘，樣子到圓不圓的，向東有一缺口，通到溝里去，其餘便給滿堆沙石的斜坡圍抱着。坡上面覆蓋起無數的雜色樹木，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。黃昏以及夜裏，還有野貓黃鼠狼之類出沒。地上草上，則全沾着點黝發白的鳥糞，平常連放牛孩子些，也多不敢鑽進去玩。

六七天後他們便淘到這裏了。因為易老喜的菜田，已爲斜坡樹林隔開，去到泥土一事，走起很是吃力，並且也尋不出好走的路來，到處都挺着石塊，和蓬勃亂長的芭茅。汪四麻子這天也不挑了，却在泉塘裏埋着頭挖他的泥沙，而且從早上到正午，全不大講話，只是嘴里老啣着那根短煙袋。趙長生兜了他幾次，故意同他打賭：說他能担一挑去到的話，他姓趙的就願意陪他担兩挑，最後添到四挑了，他也沒答允，到反而躲開。趙長生便鄙薄地罵道：

「媽的，沒中用的東西！雞公屙屎頭極硬！」

劉老九挑着空窰兜，從跳板上氣喘喘地走了下來，對趙長生責備道：

「就是一張嘴巴子，你去試試吧，碰得我頭昏目眩的也沒挑出去。」

趙長生便把鋤頭一拋，抓着劉老九的扁擔，便挑一擔泥沙上去。這是走過跳板，還須爬坡的，一到坡頂，他已經掙得滿身是汗了。而且勉強再走一陣，足總要踏着滾動的石頭，使身體不大站得穩當。挑的窰兜呢，不是前面的，要碰着籬皮樹桿，就是後面的，會給一些刺藤子拖着，弄得泥沙忽地傾倒出來。他便咒罵一聲，連扁担一丟，就

躲到背靜地方吃煙去，這時他的煙袋早已找着了。

趙長生坐在麻柳樹下，背靠樹身，舒適地叭着煙。陽光從斐縫里，漏下線條來，把足邊好些半圓形的草葉，照得鮮綠耀眼的。頭上幾隻細小的褐色飛虫，無聲地浮遊着。泉塘那邊鋤頭挖掘沙石的聲音，一會兒順風，就隱微地飄了過來，一會兒風沒有了，又寂靜下去。從樹林稀疏處望出去，易老喜的田野，院落以及離斜坡不遠的圍屋車房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片的油菜田，正開出又繁又密的黃花，竟將前幾天還可看見的滿田綠葉，一點也不剩地全遮在下面了。這是農民春季的主要產物，在原野上種植得頂多的，要不是還點綴有青色的麥苗，胡豆，以及龍鬚菜田的話，整個天底下的田野，簡直可以說全變成美麗的黃金世界了。他叭完了煙，一種疲乏困人的天氣，簡直使我不想爬起來，他順手朝面前的樹身，把煙斗子裏的灰燼，輕輕地扣落，一面還懶懶地望着嫩黃射眼的田野。這時有兩隻覓食的鴉鵲，從田野里飛了起來，慢慢朝易老喜的院落飛去，就一直息在屋後那株青鋼樹上面。屋頂則升起了的青色炊煙，裊裊地，隨風緩緩兒播散開去。

「呵，正午了呢。」

正這麼想着，一眼看見立在院落門口的易老喜，忽地張一下手，忽忽向田野走去，神情彷彿很興奮似的。再朝東望過去一點，原來易老喜走去的路上，正來了兩個人，前一個背略有點躬，身裁比較小塊些，尙看不出到底是誰。後一個則比較胖大些，走路有點一搖一擺的，這對趙長生到極熟識，一眼就認得是汪二爺。心里詫異道：「他要到狗夾這里來麼？」

一陣風，吹得頭上的樹葉，颯颯地發響，泉塘那邊突然傳來轟鬧的聲音，彷彿有人在打架一般。本想轉回那

(一) 青鋼樹，北方人呼爲玻璃樹，學名應是檉樹。

邊去，但汪二爺這時的出現，引起他極大的好奇心了。他站立起來，找一個更容易望出去的地方。

易老喜同汪二爺他們一碰面，就在那個青色的胡豆田邊上，彼此互相客氣地拱一拱手。隨即讓汪二爺他們兩人走在前頭，趙長生慢慢兒瞞出另一人來了，那就是馮七爺！他們都穿得齊齊整整的，顯然是來赴易老喜的「賞午」了，趙長生忿忿地朝草里吐一口痰罵道：

「入娘的，你們現在又攪在一塊了！」

他轉身回去，正碰見大家在爭先爬上坡來。個個都氣勢汹汹的。有的拿着鋤頭，有的則捏着石塊，彷彿要去同人拚命一樣。劉老九當胸抱一大個黃色的石灰塊子，走在前頭，一面騰出一隻手來，向後招引，一面大聲道：

「大家都去！」

原來泉塘里面有幾處冒水地方，忽然發現出給人塞有桐油石灰了。幾個年老的人便斷定是易老喜幹的。理由是他車旁邊的泉塘，就在附近，爲了要自己的泉水多，當然會要把別處泉水的來源塞住的。衆人一想，去年夏天忽然堰水減少的道理，原在這里，便都大爲憤慨起來。同時劉老九又趁這機會正是替邵安娃報仇的好時候，便不住地從旁慫恿。

汪四麻子却聲音還叫嘶啞了，不住地趕着阻攔道：

「這樣亂來不行的！這樣亂來不行的！就是說他塞也沒親眼看見哪！」

劉老九一面走，一面回罵他道：

「入娘的，要啥子親眼看見，我們去打了再說！他們平素蠻不講理的，我們也管不到那們多！」
大家都盲目的附和道。

「對，我們管不到那們多！」

坡上的石頭塊子給踩人得亂滾。有的忽地跌了下去就怒罵囔吼起來。

汪四麻子搬開擋在前的一條樹枝氣急敗壞地嚷道：

「你們想吃官司麼？一下子就這樣糊里糊塗的！」

不料一下子，踏虛足了，就馬上跌在芭茅上面。旁的人都笑起來了。挨近的卻還罵他道：

「吃官司就吃官司，他們害我們幾十家人哪！你不要那樣乾掙，就是你二爸在這里，也要派他不是的！」

劉老九給塊石頭絆了一下，連忙拉着一根樹子，才把身體穩住，回頭來像對汪四麻子，又像對衆人，大聲煽動道：

「對呀，要是汪二爺在這里，還等着我們麼？早就跑去同狗夾夾拚命了！你們大家不曉得哪，一向狗夾夾就是汪二爺的生冤家死對頭！」

這時趙長生就從樹林里鑽出來現出生氣的樣子，迎頭向劉老九嚷道：

「你還在做夢囉，人家都攬在一塊呀！」

一面分開擋在前面的樹枝，拿下巴尖朝易家大院落一遞，喊道：

「你們來看呀，你們來看呀！」

劉老九望着望着，便把臉都氣青起來。

衆人也不知不覺地，把手里的石頭，鬆落到地下了。

汪四麻子臉紅筋漲地爬起，一面拍身上的泥沙，一面威嚇似的嚷道：

他聽見老板娘在他背後正向別人誇獎馮七爺的本事，說是汪二爺沒借成的錢，只消他打幾句總成，就幫他拿到手了，他心下一怔，但立刻就明白了：爲啥子今天汪二爺突然到易老喜那里去做客，而且也明白了汪四麻子爲什麼今天會忽地改變了態度。便像一個受騙了的人似的，大大生氣起來，拿拳頭使勁捶桌子一下。惹得一屋子的客人，都掉頭向他望了過來。

有的人從他本身，看不出什麼講究，便又由他肩上，望到窗外的田野去，恰好引向西南面的路上，正現出一個人影，背上揹着包袱，走得一聲一跳的。後面還跟着兩條狗。那種令人可笑的異狀，竟使大家深爲奇怪起來，都心里想道：那是誰呢？一會再來首先驚異地叫道：

「呵呀，那是邵安娃哪，他給主人家登打了麼？」

這些酒客多半是些不捏鋤頭的田主，和做生意的人們，他們聽見老板娘這麼一道破，便覺得很平淡無奇了，就握着酒杯，各自歸座，但笑談却馬上轉到邵安娃身上了。

「他回去，晚上怎麼辦呢？」

說的人因爲含着隱語，便先自哄笑起來，別的就賣弄聰明似的，冷冷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，他老實人，可以睡踏足板哪！」

「可是，別人怕不高興吧？正所謂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鼾睡！」

一個飽讀舊書的人，乘勢拋了一句文，並打一串哈哈收尾。

劉老九把剩的半碗酒，突然潑在地下，向老板娘，說聲「記着」，就拖着鋤頭恨恨地走出店子去了。門外的天空和原野，漸漸黑暗起來。

一九三六，十二月，一日。

857·7

578·4-11



中国书店标价章

册数	定价
/	.20